

《邻女语》 [清] 连梦青 著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弃国狂奔仓皇南走 毁家纾难慷慨北行
- 第 二 回 清江浦逃兵占作逍遥地 银河宫老尼演说乱离情
- 第 三 回 美人拥兵豪仆丑妆官样架 壮士赠马书生神勇俗人惊
- 第 四 回 韩家垣美人枉送命 蒲台县灾户哭求粮
- 第 五 回 济南军中鹅鹳成列 荏平道上莺燕悲歌
- 第 六 回 小民何辜十里荒林悬首级 长官不幸连朝公署苦逢迎
- 第 七 回 居庸关刘提督奏捷报 张家口沈道台赚敌兵
- 第 八 回 逃都统重入张家口 废道台二赚德国兵
- 第 九 回 沈道台三赚德统帅 郑监司骈首太原城
- 第 十 回 北洋大臣拜师兄 黄连圣母遣神将
- 第 十 一 回 董二姑刘三姑脱离虎口 布政使按察使迎拜马头
- 第 十 二 回 权臣构祸杀三忠 罪魁偷生难一死

第 一 回 弃国狂奔仓皇南走 毁家纾难慷慨北行

引首：

何事风尘莽莽，可怜世界花花！昔时富贵帝王家，只剩残砖破瓦。满目故宫禾黍，伤心边塞琵琶。隋堤一道晚归鸦，多少兴亡闲话。

话说北方庚子年，义和团大乱之后，两宫仓卒出走。这班在京的文武各官，除有权势的，扈驾西奔，其余的官，不是舍不得家眷，不肯离开，就是弄不到川资，不能远走。京城的地面虽大，京官虽多，却无一个为国捐躯，尽他们平日八股上所说“孝弟忠信礼义廉耻”八个字意义。都早把这八个字忘了。但见那一班在京的尚书、侍郎、翰林、主事，门口挂的是“大日本顺民”，车上插的也是“大日本顺民”。一霎时间，京城内外，无论大大小小的人家，都变了外国人民，没有一个不扯外国旗号。只见迎风招展，蓝的，花的，红白相间的，世界上怪怪奇奇旗子样子都有了，只不见甚么正红旗、正白旗、镶黄旗、镶蓝旗，又是甚么中国黄色龙旗。这些话暂且搁下不表。

单说江苏镇江府丹徒县，有一位豪杰，姓金，表字不磨，单名是个坚字。他父亲是个军功上出身的大员，出入锋镝之中，往来战争之内。一生处的是艰危困苦之境，天地间所有至难至险境界，无不视为坦途。晚年得子，就止不磨一人。未及三年，老病先死。不磨秉其坚忍凝定之性而生，自幼即端重不佻，巍巍可畏。母亲水氏，守着孤儿过活，教以读书识字。到了十三岁时，经义粗毕。乃令出就外傅，学西国文字。又在武备学堂，练习炮线枪靶、行军战阵

之法。

当庚子年春夏之交，不磨正是二十岁，母亲也一病而亡。不磨举目无亲，郁郁不乐。常在江干一带，登楼远眺。日日在酒楼中，买了些上海新闻纸，考察世界现今情状。每听得北方拳乱情形，无不咬牙切齿，骂这些大员无知无识。

一日在酒楼小酌，披襟当风。忽见瓜州口来船，蔽江而下，人声嘈杂，帆影纷驰，仿佛逃难一般的光景。不磨一见大惊，忙算了酒账，付了酒钱，匆匆下楼，一直望江干去来。比到江边各码头上一看，只见搬行李的箱子、柜子、铺盖卷儿、伙食篮儿，都贴着户部、工部、吏部、刑部、礼部、兵部、翰林院、内阁字样。不磨一见，便知道是北京逃下来一班逃官。此时正打听不清楚北边到底闹的是个什么样子，想去问个明白，又不好抓住那个来问。只见搬行李的一个一个搬得汗流满面，身滑如油。也不晓得行李里面是些什么东西，搬得这样辛苦。自下午五点钟搬起，十七八班挑夫，搬到七点钟也没搬尽。不磨又想到，这些逃难的真也太糊涂，这样笨重的东西搬得来，要是遇着强盗，岂不要遭杀身之祸吗？

说声未了，又见夕阳红影之下，来了无数河运官船。船上旗帜，映着晚霞，看见写的是某部大堂、某部左堂、右堂。只听得摇的橹声更急，吵的人声更杂。有个人在船头上，挺着腰杆子，打着京片子，乱嚷乱说道：“你们使点劲，快点儿赶到码头，赏你们酒钱！要不然，咱们明儿到了镇江，误了咱们的路程，送你到衙门，敲断你的狗腿！”那船上的人答道：“大爷不要着忙，这边不就是镇江码头吗？到也到了，还骂什么？罗唆什么？”

那打京片子的不听犹可，一听便雄赳赳气昂昂的，伸出手打那答话的两个耳巴，口里大骂道：“你这王八羔子，小杂种！我骂你，我打你，看你怎么样！”那答话的不敢则声。见他含了一泡眼泪，望后舱躲避去了。

不磨看得真，听得切，不觉大怒。以为这班贪官污吏，贻害国家，今日已弄得天昏地黑。到了这步田地，还是这样无理取闹，倚势凌人；要是太平的时候，不知怎样鱼肉小民哩！怒气冲冲，急忙走到他要泊船的地方。等他停船妥当，看见那个被打篙工正跳上岸来，就点点头招呼他来，问道：“你们打那里来？望那里去？船上坐的是那里人？怎么样的官？”那篙工颜色不善，愤然答道：“你的眼睛瞎了？船上旗子不是写得明明白白吗？我们打清江来，到嘉兴去的；他们也有到杭州的，也有到苏州的。你问他干什么？”不磨恍然大悟，也不去计较，也不再往下问，急急回头，跑到搬行李这边码头站着，看那搬行李的，到底是群甚么人、甚么景象。

此时，天色已晚，洋街上电灯已点得雪亮。看看搬行李的将近搬完，船上

老的、少的、男的、女的，都穿着长袍大袖的衣服，一起一起的上岸，都是一个扶掖而行，各现一种狼狈之色。

最后有两个南边老妈子，扶着一位白发龙钟的老太婆，颈脖上、手腕上都围着蓝布白布，布上血迹模糊，好像是刀创光景。老太婆当下一面走，口里一面操着湖南土白骂道：“这都是天杀的康有为害我的！请了洋兵进来，害得我走都走不赢。大师兄说我是奸细，把我斫了两刀。亏得菩萨保佑，没有死”

说声未毕，忽有一个四十来岁的，穿着大袖半截纱长衫，架着碗大两眼镜，急急走来，说道：“妈妈不要则声。岸上就是洋人地界，小心把（给）洋鬼子洋枪打死。”那老太太听了，果然哑口无言，睁着眼睛，两手发抖。扶着两个老妈子，也是面无人色，急急忙忙，三脚两步，跨到六吉园栈房门口。进门时还几乎被门槛绊倒。

不磨看了这样情景，听了这样话，不觉发声狂笑。那四十来岁穿半截长衫戴大眼镜的，听见笑声，还回头狠狠的盯了不磨几眼。不磨叹道：“蠢虫，蠢虫！我看你们真个比有知识的禽兽都不如了！自己在北京连群结党，称颂大师兄法力怎么样大，怎么样灵，把社稷当作孤注，拚作当玩意儿，弄得今日天翻地覆，鸡犬不宁。到了自己逃难，还埋怨康有为害的，说是康有为请洋兵进来。我想康有为那里有此本领，可以调遣各国洋兵？我恐怕中国人于今没有这号有脸的人罢！”

口里一面说，心里一面想，脚下一面走。猛然抬头，不觉已到自家门首，忙叫开门。觉得精神焦躁，呼唤管家金融，掌灯安息。饭也不吃，书也不看，就和衣而睡。自在枕上，翻来覆去。想到北方生灵涂炭，已入水火之中，南方密约未成，未知颠沛何似。这些做官的固可以逃生，那些做百姓的又何以以为活呢？不磨生性慈善，素有澄清天下大志。此时颠倒梦想，要想拯拔这时候北方民人，却总想不起一个好法子。

到了第二日，将要天明，忽忽小睡，不及片时，又为家人们惊醒，连忙起身。漱！已毕，即刻更衣出门。重到昨日江岸所立地面，寻个茶楼小坐。买了几张上海昨日新出新闻纸，只见《新闻报》、《中外日报》都载着：

各国联军，已于十九日攻破京师。两宫西幸，已驻蹕贯市。

不磨阅毕，不觉心更皇皇。再望楼下看时，那江岸逃难的官员家眷，更比昨日多了好几倍。洋街码头栈房，已有人满之患，并有望城里租屋借住的。今日来的逃难的官眷，又比昨日不同，倒有一半披麻戴孝的，并有哭哭啼啼同好些棺木同来的。细细打听，却都是在路上遇着义和团路劫，或遇着游勇打单。就是昨日那位老太太口里骂康有为的，也是大师兄说他是教民，斫了他两刀，并无一起是为洋兵糟蹋。

不磨听在心里，并知北方乱事已极，一天紧似一天。若不设法救护，将来乱到南边来了，就无法可救了。又因生性好奇，最不喜与人苟同，便想道：“人家有官有职的，都是这样望南边逃来；我这无官无职的，偏要望北方走去。”又想道：“我家私尚有两万，若是南边乱起来，便将分文无着。我却不肯送把（给）乱民抢夺。我不如卖了这个当盘缠，到北方走走，或者遇着机会，于自己宗国尚有一二分可救呢！”

此时听得山东尚称平安之境，便定了从清江浦、山东一带进京察看的主意。会了茶钞，也不再去看逃难的光景，一气奔回家中。接二连三叫管家金融，来商量变卖产业、只身北游之法。

管家金融一听大惊，便垂着手，低着头，想了半天。以为这小主人是不懂世事的，便依着自己见识，发声劝道：“主人呵！老主人冒了一世的险，做了一世的官。人家到了这个份儿，就有几十万几百万的家当，到了今日小主人手里，卖掉两万三万的，也就不为过；但是老主人平日待人宽厚，待己刻苦，今日剩下这点点不到两万的家私，都是勤俭辛苦积下来的，又不是由贪污剥削而来的。小主人还该体恤体恤老主人意思，慢慢的用罢。况且老主母守着小主人，守到这么长大，也不容易。北方兵乱，极是可危的事情，又没有甚么亲、甚么友，有甚么好看，要自己卖了家私，去到北边去呢？想是主人闷得慌。不如奴才跟了到上海一游罢。”

不磨听了，喝道：“你这狗奴才，真是天生的奴才见识！《孟子》上不说过：‘禹思天下有溺者，犹己溺之也；稷思天下有饥者，犹己饥之也。’我是披发撻冠，往救同种之难，已是不可片刻稍迟。我主意已定，已是不可挽回。你晓得吗？我要是不卖这家私，等到洋兵进来，土匪作乱，我还有么？你又想想看：老主人出兵打仗，身在刀林弹雨之中，尚且死而无怨，我又不去与洋人、拳匪去对敌，去杀他们，我是去做好事的，我还怕什么！”金融听到这里，忙笑道：“主人主人，要是做好事，主人将这家私卖去一半，交把（给）上海善堂善会里就是了，又何必自家去哩。”

不磨急得忙顿脚道：“你这一——你这一——你这真正天生奴才种子！你不想想，我有钱，我不晓得自己用，要送把（给）人家用？我做好事，我不晓得自己做，我要人家代我做吗？他们那些善堂善会，那里是做好事，还不是想借此发财！你这奴才那里晓得，也就听信了他们。你要有钱，你送把（给）他们用罢。我是做主人的人，却不同你这奴才一般见识。我正要自己做事，自己用的。你快快去，与我设法变卖家产。你晓得么？我这里迟了一天，那北京城里多苦恼一天。我性子急，你再不听我的话，我就不用你了。”

金融听了，果然不敢执拗，只得口里自己噜苏道：“奴才长奴才短，我看

做奴才的，不止我一人呢。那些坐八轿开锣喝道，那一个不是做奴才！”不磨听了，又好笑，又好气。姑且装着耳聋，不去理他，只在家中一面清理各事，一面督促金融找寻买主。

那些镇江城里住的绅商富户，那个不晓得金家底细。听得金家要卖家产，却无一个怜他是轻财仗义的，扶助他一二分。却都是大家想得便宜货，这个措他，那个勒他。一千银子田产，只能卖到三百两。金融这老管家，在金家已四五十年的老家人，亲眼见老主人买进时辛苦艰难，那里就肯轻易便宜卖了出去。东跑跑，西走走，总是说价不落。这里不磨等了好几日，心急如火，日日催逼金融回信。金融无奈，将这情景一一说明。不磨叹道：“无怪世界大乱！人心不平，一至如此，那有不遭兵劫的！”

后来无奈，还是不磨想出一条主意。寻着一个西文同学朋友，姓名叫黄中杰，在英国洋行充当大写，每月倒有三五十两薪水，可以养母教子。其人虽穷困不堪，却以信义为重，一言不苟，所以西人多敬重他。不磨寻着了黄中杰，就将财产抵押银款之意说明。黄中杰当时就与大班商量。大班西人说道：“现在各国皆与中国开战，早停止交易。既然是你的好友，我可以将值一万两的财产，抵押墨西哥洋钱六千元，多则不能。”黄中杰出来与不磨定议，不磨允可。就约明日在行中交契签字。并托汇款五千，至北京应用；先取一千，作为路费。黄中杰进去，又与大班西人说明。西人也一一答应，就此订约。

到了次日，不磨已是将一应应用行李，捆扎停当。选了一个小厮，就是金融儿子，名叫金利。也是不磨从小伴读的书童，文武全才，会写会算，会打枪靶，会骑马作侦探。不磨带了这个有用的家人，到后来还得他许多帮助的事情，这是后话不提。

镇江家里的一应门户锁钥，进出用款，都交付金融看管。不磨遂同金利到洋行交割取银。果然朋友之力胜于骨肉。等到不磨到时，黄中杰已将事事办妥，只等不磨交契，签字取银。不磨签过字，取过汇京汇票，叫金利背着一千洋钱，辞黄中杰而出。

黄中杰还祝了许多颂词，说他自己不能同去，愿他速到北京，力救同胞，种种热心之话，令人听了下泪。不磨遂一揖而去。再到家中，同了金利，押了行李，上镇江小火轮，一直往清江浦东大道进京要路而来。

这里金融送他主人去后，一直等到望不见小火轮火烟，再回家下。正是：昔时攻苦勤修士，去作慈悲救难人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原评：

不磨秉性坚忍，便自不同，可见人无坚忍之性，不能做事。

老太太埋怨康有为，此必闻之乃郎平日之议论，故作如此丑语。不然，龙钟老妇，从何发出这些不知世故的话来？

不磨不肯将捐款入善堂会，确有见地。做奴才的从何知道底蕴。

洋兵进了内地，土匪作乱，家私便化为乌有。诸公听者，诸公听者。

金融亦复大佳，知道坐八轿开锣喝道，也是奴才。今日中国，奴才世界固已，下等人亦知其详矣。

买田置产者，想得便宜货，究竟那个得个便宜，还不是汤里来，水里去。诸公要不信，只看你儿孙便知端的。

我知道黄中杰这种洋学生，必不像今日一班参口头禅的国民，必定能实心做的事，不可以其充大写而忽之也。耐不得性子，那里还算人才？

第二回 清江浦逃兵占作逍遥地 银河宫老尼演说乱离情

话说不磨别了老管家金融，带了小厮金利，上了小火轮，一直望清江浦东大道进京的路程奔来。不上半日，走到扬州城外。

这扬州自古称为繁华之地。不磨远望人烟稠密，屋脊如鳞。虽不知粤乱以前是个甚么光景，看到今日情形，便可想到当日二十四桥的风景了。也无心留恋，只听小火轮早已泊岸。一班附往扬州的客人，个个上岸。接二连三，又来了一班附往淮城、附往清江浦的客人。挨挨挤挤，一个个生恐怕落后。背行李的背行李，招呼朋友的招呼朋友，仿佛忙的了不得一样。不磨静中看那一种忙的样子，不觉好笑。想到天下人究不知为了何事，要这样的劳劳扰扰。只待客人到齐之后，小火轮又放了三声汽筒。顿时水声隆隆，铁轮展动，一霎时间，离了扬州城码头。

只见一路来船如蚁，无论大的小的，那一个船上不是有写红字黑字的黄旗子。也如前日在镇江时看见码头上行李一样，写的是甚么翰林院、甚么内阁、甚么户部、刑部等字样。不磨轮舟虽逆流而上，却是借着蒸机汽力，激走如飞。那些扯黄旗子的来船，却趁着顺风顺水，直趋下流，也如奔马一般，按捺不住。一转眼间，便又是一样船只，一样景象。

不磨看了一日，想着：“来船如此众多，大半两宫西幸，这个北京城里已走得一扫精光，我还去做甚么？”想到此地，便生了退悔之意。要想就是这么样回去，不到北京去了。既而又自想道：“不磨，你真好呆吓！这个兵燹后景致，是难得看见的，是天造英雄胆识的好境界，千载难遇的好机会！我生长绮罗丛里，生平所干求不得、梦想不到的兴味。如何便是这样没志气，要想回去呢？我的父亲何等激昂，难道我就是这样的葳蕤不成？”想到此地，气又为之一壮。虽看见来的官船愈多，却已熟视无睹。

不多一日，遂过了淮城，到了清江浦。却不见一个镇江码头接客那样的伙计，一个个自己搬上行李，自己各找安身地方去了。不磨与金利主仆二人，是文明装束。本没有甚么累累赘赘的东西，又是时当秋热，生恐路上出事，因此行李更少，就是两个大皮包，一个小皮包。甚么穿的、用的、睡的、盖的，都一并在内。主仆二人，手上一提，肩上一背，就是这么走了。

刚要上岸，忽然船上伙计在舱门口拦着，伸出手来说道：“乖乖，你不要走！我的酒钱呢？”不磨一惊，不觉又好笑起来，就在皮夹子里，胡乱拿了七八角小洋钱，当做犒赏。这个船上伙计，本来欢喜争多论少的，后来看见不磨是有洋装行李的客人，恐怕惹出别的事来，就是这么放过去了。不磨上岸，偶然回头看时，见那伙计们向客人争论酒钱的样子，有许多令人难堪的。不磨也不懂是什么缘故，就一气奔上高岸热闹地面，寻个安身寓所。

那里晓得，挨家挨户寻来寻去，不是江苏省勤王兵作了行营的粮台，就是武卫前锋营陈大人、张大人的败兵败将，做了收队的马帐。那些兵丁个个手里拿着洋枪，腰里插着手枪，枪上套着枪刺。三五成群，都在街上横冲直撞，七七八八，跳的跳，笑的笑。身上穿的，都是红红绿绿的、绣花的、盘金的，也不像军装，也不像操衣。看官想想看，是些甚么东西！

这里不磨寻不着寓所，看看天色将晚，已是焦急万分。那里晓得这些陈大人、张大人的溃勇，一见不磨是个南方打扮的，便指着他，同自家伙里说道：“你看，你看，他那个杀不尽的二毛子，他又来了。”不磨不懂“二毛子”三个字是甚么解说，忽然看见那些溃勇一拥上前，都围着不磨细看。不磨方悟到说的二毛子就是自己。晓得这班人不是好惹的，也不去理他，只顾往前行走。忽又听见一个年轻兵勇说道：“老帽，老帽，我们兄弟打山西省逃命，逃到此地，走得好不辛苦，路上的生意又不好。你看这两个肥猪很壮的。这不是咱们口里食么？咱们矮了化，做一个散伙东道罢。”不磨是一个将门之子，久已知道哥老会、安庆会、巢湖帮、洪帮、卫帮的一切暗号，晓得“肥猪”二字，是有银钱的口标；“矮了化”三字，是杀人的套语。

不磨听了这话，不惊不慌，偏在人众中，拣一个年老的溃勇去问路，问他那里是安身之所。那年老的溃勇，看了不磨这样大大方方，倒吓了一头冷汗。倒退了几步，狠狠的盯了不磨几眼，方答道：“这一带街坊地面，都是我兄弟们占住了，再没一个插针的地方。你要安身，除非是到后街寺院庙观里，寻个安息去吧。”

不磨听明，遂称谢几声，与金利放步而去。再听那年轻的说道：“老帽，你怎么了？好好的一桩生意，要送把（给）别人，你敢是昏了？”那年老的溃勇答道：“老么，你真是一个抱出笼！你一路上发的水还不够么？还要到

这地方来想方么？你要发水，也要到晚上再讲。那里这个时候，就是这么擗擗擗的乱扯白！你在那里发昏，还说我发昏。你敢是要吃三刀六眼吗？”说的那个年轻的哑口无言。

不磨回头看那年轻的虽则无声，却是恨恨而去。晓得他们“老帽、老么”，就是兄弟称呼；“生意”二字，就是打家劫舍；“抱出笼”三字，就是初出茅庐之意；“发水”就是发财；“想方”就是设法；“乱扯白”就是瞎炒蛋；“三刀六眼”，是他们法令，将腿横截三刀，以见六个血眼为止。不磨装做不知，假作耳聋，就是这么无声无臭，往后街找寻安身之所去了。

谁知夜景朦胧，认不出那里是寺院，是民家。人人怕这班过路的兵丁骚扰，个个关门闭户，好像入了无人之境一般。两主仆来往蹀躞，好似寻梁燕子。寻了两三点钟工夫，那里寻出一点缝儿。那街上一班一班的逃兵溃勇，更见得凶狠异常，个个借端寻衅。偶不经心，便触犯了他们忌神。不磨小心谨慎，同金利防而又防。

正在焦灼万分，忽然听见一阵钟磬之音。不磨依着声音寻去，却在目前。仔细借星光一看，不多几步，就有白灰粉

过一版（板）高墙，墙中隐隐露出“银河宫”三字。不磨就猜着几分，是为避乱的意思。既已认定是寺院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遂急忙忙的去叩门。门里人忽然问道：“是那一个？”像是女人声气。不磨答道：“是我。”门里人说道：“天下的人，那一个不是误了这一个我字上。我晓得你是那一个我？”不磨又答道：“不管是那一个我，你且开门，你看我是一种甚么我。”门里人又说道：“这个兵荒马乱的时候，我不问明你是那一种我，不是我害了我自己吗？我敢开门吗？”不磨说：“你不用调侃了。我是镇江来的，姓金。你开了门罢。”

那门里人一听，果然开了门。彼此在灯下一见，不觉好笑。门里人不是别个，就是往年不磨之母常常施与的一个募化尼僧，名叫昙花就是。不磨笑道：“怪道你一听见姓金的是镇江来的，就开了门了。你却错了主意了，我不是来送布施的，却是来打扰的。”昙花笑道：“我在门里，听得声音好熟，一时想不起就是大爷。远客临门，多有开罪。你请到佛堂去坐罢。我要快关门，不要把（给）过路的那些穿号衣的强盗看见，要是撞进门来，那可了不得了。”不磨主仆二人，果然急急走进堂中。昙花关好了门，再来与不磨看坐。不磨说：“你不用应酬了。我知道你还有一位老师父，你快去请出来一见。”昙花进去，果不多时，扶了他的老师父空相大师出来。

不磨在灯下仔细看时，空相已是眉长发白，貌古于松。昙花是素脸淡妆，颇似闲云野鹤。不磨立起身，遂向空相深深唱喏，并告投宿的来意。空相大

师是一个经过洪杨大乱奔走江湖的老妓女剃度的优婆尼，眼光如电，久能识人。一见不磨神采非凡，知道他是一个有来历的子弟，并且常常听得昙花说他父母家世，遂向不磨合掌还礼道：“施主请坐。出家人以行方便为心，施主大驾远来，那里有一个不款待的道理。虽是尼庵不便留客，但是此时此地，风声鹤唳，岂忍置之虎狼之口。施主暂且宽心，就在小院客房安置罢。但不知施主安坐家中，此时却往何地。有何要事，要冒险远行？”

不磨乃将北方兵乱、破家救人的意思，细说一遍。空相连连的赞道：“此真不愧善门之子。善哉，善哉！我佛慈悲，必能成施主的大愿。”遂转唤昙花道：“你还不快去收拾夜饭吗？施主路途辛苦，也好吃了早早安歇，明日再赶路程。你快去罢，我在此陪了，你不用操心了。”昙花果望后面安排款客夜饭去了。

这里空相陪了不磨，说些近日清江浦地面被游勇骚扰情景。不磨方知北方拳匪之乱，竟有蔓延南方之势。空相又说：“此地寺院，本来最多，现在已十家有九家被北方逃难的官眷借作行台公馆。大半因为河下船只已空，没处再可雇船，只好等南边镇江的船只回来，再议逃走之法。虽有一二起在中途折回山西的，都是为着手中空虚，借此打一个沿途地方官把势的，那里有一个真心为国、义不忍去的官员！要是有这么样好人，施主你想，他也不逃出北京了。老衲幼遭洪杨之厄，长到今年八十四岁，已是第二世为人。前生不知造了甚么大罪过，还要再遭此劫呢！我听见北京有一位甚么姓徐的宰相，今年已是七十三岁，还是一个不得善终。施主你想，可惨不可惨？虽然老衲出家以来，心如槁木死灰，业已置此身于度外，却已看得生就是死，死就是生，分不出甚么人鬼的境界。施主做事，将来必须学到这个地步，方得大无畏的好处，大解脱的真相。施主不要忘了。这就当做今日老衲见面礼罢。”

不磨听得这番议论，不觉毛骨悚然，连声答道：“蒙老师父指点，这真真可以做我的前途引针。不磨虽愚，总想做到这个样子才是。”空相忽又笑道：“施主是佛门过来人，老衲多言了。”说时，昙花已将饭菜摆齐，请不磨自用。不磨忙起身向空相道谢。空相说声：“施主请用，明早再见吧。”就拿了念珠，往里面去了。

这里金利服侍不磨晚膳，昙花横坐相陪。说起不磨小时怎么样顽皮，怎么样玲珑，又说老太太如何教训，如何善良。不磨无言可答，一面吃饭，一面对昙花点头微笑。原来这昙花也是半路出家，深有阅历之人。看见不磨不答他的话，他又变一番言语，来慰他的客中寂寞。不磨深知其意，用心打听他近日游勇情景。昙花一一说知，又说道：“夜间呼啸之声不绝于耳，大爷要听见了，千万不可开门出去惹事。这是不好玩的。大爷记在心上。贵管家也不要出去

为是。千万千万！”说毕，看见不磨饭已用完，就引着到一间极雅致的精室，作为行榻。

不磨四围一看，觉得风雅之中，仍寓繁华之景。绣花屏幅，没有一幅不是蝴蝶双双，鸳鸯对对，料想是女孩儿惯技，也不去理会他。刚要坐定，昙花即告辞而去。忽觉扑鼻奇香，醒人烦恼，仔细一寻，乃知是架上蕙花，开得蓬蓬勃勃。不磨甚喜，且去躺着，领略这幽香滋味。静中听得昙花招呼金利吃饭声、洗碗声、收拾厨下声、金利在下房鼾睡声，声声入耳。恍惚要睡去光景，忽然听见远远一片发喊声，顿时闻儿啼女哭，凄惨满耳。

不磨刚要起来，忽听昙花走来，到空相房中说道：“师父，师父，他们又干这个营生了！今夜更比昨夜闹的凶，竟是放起火来了！”老尼答道：“你是生长太平之世，那里晓得乱离时苦况！想必这又是强奸不遂，放火烧林，以便下手动抢的意思。我想我那年十四岁初到南京的时候，那一处不是满眼富丽之景，后来又那一处不是瓦砾之场。我看见那极盛的时候，那些来嫖的客人，不是候补官儿，就是那混世魔王的少年公子，那一个不威风凛凛，得意扬扬。那里晓得后来比我们这时候还不如呢！那家里烧得精光，抢得精光，一个个逃的逃，一个个降的降，做长毛的做长毛，做叫化子的做叫化子。还有那年轻的世家少爷，更弄出奇怪样子来了，搽粉抹胭脂，包着头，踮着跷，装着女人的模样，做长毛的小把戏。那些女太太们更不用说了，不是吊死的吊死，杀死的杀死，也是一个一个跟着长毛，做真人的做真人，做王妃的做王妃去了。那里晓得后来长毛打了败仗，厌弃他们做真人的、做王妃的、做小把戏的累赘，一个个把他们杀个净尽。还有那杀不尽的小孩儿，都一个个丢在河里。可怜呀！那些无千无万的死尸，抛弃满地。天气也刚碰着热天，不到三天，烂得个南京臭气冲天。又没得一个人来收尸，都喂了野狗。狗来吃死尸，又不是好好吃的，都是你抢我夺，把个死尸分做七八十块。那街里屋子里，那一处不是死尸，那一处不是人骨头！狗吃了死尸，眼睛都红了，见了活人，也想要吃人的样子。我那时年纪小，我怕那狗，也同怕官兵怕长毛一样。好容易等到官兵来了，以为可从此平安了。那里又知道，官兵说我们做百姓的不该降顺长毛，放开手来杀。可怜呀，可怜呀！我们做百姓的知道甚么是官兵，甚么是长毛，只要不杀我们，就是好人。这些官兵一杀更杀得惨了，杀得个街上人堆积如山。也有杀死的，也有杀不死的。也有做狗叫的，也有像杀的鸡一般，眼睛闭了，腿还动的。有的求死不得，痛苦难当，求过路的勒死他的。有的没有膀子，没有腿，还在地下爬的。那时候我也看得多，这时候说也说不尽了，那里像你这么好福气！”尚未说完，忽听昙花一声“啊呀”，老尼就不说了。

要知啊呀一声，是个甚么要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原评：

逃官官船，趁着顺风顺水直趋下流，语甚隽峭。

不磨退悔之意，人人做事有此境界。所以君子以坚忍为心，不负初志为训。

乱离为天造英雄好境界，是有阅历语。试问古从来真英雄，那个不是从困苦中出来？那有一个坐着说空论的？

写逃兵的情景，历历如绘，惜未能将会党暗号全行披露，以惠行路之人也。

不磨叩门，仓卒语结不得出。写出行路人辛苦，望门投止之景况可想。

天下只为有我无人，故而大乱。昙花禅机隐秘。

老尼说乱景如此可惨，兵争者其引以为戒。

第三回 美人拥兵豪仆丑妆官样架 壮士赠马书生神勇俗人惊

话说老尼与昙花，在房中演说洪杨乱时南京情形。正说得凄惨无聊，忽听得昙花“啊呀”了一声。不磨不觉大惊，以为又有甚么游勇在这院中放火之事。凝神静气再往下一听。那里知道他是说：“天已亮了，他们客人今早要上路程，我们还只顾说话哩！我也不睡了，我要去收拾早饭去了。”

听得老尼骂道：“天亮就天亮，甚么事这样大惊小怪，阿呀阿呀的乱叫！要是把（给）别人家听得，又不知甚么大事。你这个脾气，这么大的年纪，还是不改。我看你愈长愈小了。”不磨听了，也觉好笑，且不理他，忙起身，到下房叫醒金利，取出笔墨，就在晨光黯淡之中，写了一封告谕金融的家信。又写一封致黄中杰的称谢之信，并将昨日昨夜所闻所见情形，详述一遍。无非要他转告南方亲友，知道他们是在福中，不可不知福的意思。信尚未写完，金利已早将摺漱之具、早餐各件，一一搬进房来，听候不磨自用。不磨封完了信，洗好了脸，就去用饭。

饭未毕，老尼空相已早踱进不磨这里来了，坐着主位，对着不磨说道：“施主，多有简慢了。自此以后，施主在路上，就没有这样大米饭吃了，是要吃面食了。施主多用点儿。这里离王家营，虽是没有多远的路程，但是这一路抢劫频仍，施主要步步留心，早晚提防。要紧要紧！我听得这一路的逃勇，要是没有穿的、吃的、用的，他们起初由山西直隶来的，个个带着有骡马骆驼，就是这么沿路便宜乱卖。还有软弱年轻，不愿随着大队去奸淫掳掠，也有将自己军装卖了，当盘缠回去的。施主到了王家营，要是买到了这个，也就可以代步的代步，防身的防身。昨日听得施主说，是要走东大道的大路。我看不如走西大道的好，西大道虽是比较东大道远一点儿，却热闹的好多。东大道路上

，吃的睡的，都是极苦的境界。恐怕施主南方人，多有不便。施主也吃不得这种辛苦。我劝施主还是改走西大道为是。西大道近来虽有游勇、逃官出没其间，谅他耳目众多，有各省营务处保护，当无妨碍。老衲前时至保定募化，也曾走过这条道儿。风景也好，也繁华得很。施主的意思如何？”

不磨此时吃饭刚完。便叫金利收去赶急用饱，以便上路，就回答老尼道：“多蒙大师指引，感激不尽。我的原意要走东大道，却是为着要去经历一番。一则可以知道北方民间疾苦；二则要到山东省城，便道去看袁世凯操练的兵勇成效。我还要插入天津，察看乱后情形到底是个甚么样子，可以长长我的见识。我也顾不得辛苦，图不得安逸。我这一点点年纪，要不是自己去磨砺，还有何人鼓舞呢？大师的盛意，我感激就是，我却不改初意了，大师休得见怪。”

老尼想了想，笑道：“果是一位胸有成算，少年大器，老衲多言了。施主既然如此，老衲也不敢强留一日二日的，做这虚人情。施主今日主仆二人上路，只是此地没有车辆，却是怎好呢？”不磨道：“我随身行李，不过三个皮包。我主仆二人步行，也可到得北京。我到了路上，再去设法罢。”说罢，就在皮包内取出银元钱十番，面交老尼作为谢礼。老尼再四推辞，抵死不受。还是昙花送茶进来，见此情形，对老尼说道：“大爷用钱，向来不是那小家的样子。师父要是不受，他猜着嫌他的少，他的心上反不舒服。不如留在这里，代他供养银河宫里这位天孙娘娘罢。大爷还没有娶亲，也应该在乞巧仙姑前烧烧香，求他觅一个天仙似的太太。”说得大家一笑而罢。不磨又取出案上信件两封，托他转送邮局。空相答应了。又称谢一番，不磨遂与金利拿了行李，告辞起身。

老尼又说了这一带路上情景如何，风土如何，那一店可以打尖，那一店可以安宿，说明一切响马忌讳。遂与昙花送出门外，分袂而去。

这里不磨与金利两个少年主仆，都是初次上山东陆路，不但不觉其苦，这里望望，那里看看，倒好像这一路情景，都做了他们的玩意儿，说说笑笑，倒不寂寞。走出小街，抄上大路，照着方才老尼说的走去，果然不见一车半辆。只见那游勇溃兵，如排山倒海而来。背大旗的背大旗，背枪的背枪，抬缸灶的抬缸灶，却不见有骑马的、拉炮的。看得眼花头涨，那脑子里面仿佛麻了一般。

不磨看得呆了，心里想道：“这不是中国的兵么？怎么打起仗来，便跑得一个也没有，难道没有去打仗不成？怎么打了败仗下来，还是一个没有带伤的，跑得这么样快、这么样多？这就令人难解了！”

想着未毕，又见来了一大队兵勇，穿着总统江苏全省勤王亲兵队号褂，簇

拥着无数坐二轿的、坐四轿的、坐八轿的官轿，匆匆而来。不磨不觉大惊，以为江苏勤王兵打了败仗，救护着主帅、将官、营官、哨官，死命望南边逃来。那里晓得就近一看，那坐八轿的，都是一个个美貌妖娆，香气喷溢，仿佛上海滩上的女信人一样；坐四轿的，不是雏鬟鸦婢，即是半老徐娘，个个在轿子里嬉皮着脸，向路人微笑；那坐二轿的，倒是一班尖头小耳，俗气满面的男子汉，好像是二太爷、三小子的模样。不磨甚为诧异。仔细打听，果然是江苏、浙江、湖南三省大员，在京里逃出来的官眷。坐八轿的，就是姨太太；坐四轿的，就是少奶奶、小姐、丫头、老妈子；坐二轿的，果是唱戏所说的宰相家人七品官。那些兵勇，就是这几位姨太太的老爷，在河南边界，恐怕路上出事，向统领借来的。

不磨想道：“怨不得中国要打败仗了！这一队一队的兵丁，不去救太后皇上的驾，倒来这里替这些尚书、侍郎、太太、姨太太保镖。怪不得苏州城里这些人，都装扮着他的女儿像狐狸精似的，要卖把（给）人家做二房、做三房，原来有如此这般的威风。又怨不得中国人不想干那些实在正经生业，都想去当勇爷，个个去捐官，原来倚仗这有权有势的亲戚，又怎么不要得电报局、招商局的差使呢！不用说了。他们做了太太、姨太太的二太爷、三小子，都是这样坐起轿子来，还要呼么喝六的。我们今天不在地下去爬，还是站着走路，也就万幸了。”

一路想得个好笑，不觉已行至王家营地方。左右打听不出那家有车辆骡马。那街上游勇逃兵，更比清江浦乱得慌。青天白日，都是大家关着门，没有一个敢出来做生意。好容易打听得一家天津人，姓熊的，是个响马出身，专门收卖骡马。认得这班来来往往的游勇，招揽他们做个窝家。有时坐地分赃，有时周贫济急，做天下不要本钱的买卖。地方上土人受了他许多恩惠，也不去攻讦他。他便也安身在此，作一个接待过路英雄的小山寨。这是这金利小厮不知那里去打听出来的。不磨也不管他，就赶到熊家去买骡马。

果然进了熊家大门之后，看见一个高长大汉，满面黑麻，双眉似剑，插入鬓毛，眼光带煞，口唇如墨。身上穿的衣服，自汗衫起，一直到外面马褂，钮扣是没有一个扣着。腰间缠着一匹大黄湖绉，头上缠着一条方格苗布，歪扭着一个三寸来高的英雄结。右手拿着两个大铁蛋，的溜溜的乱滚。口里衔着一支京八寸潮烟袋，吐出那一种闷人的烟味，也不晓得吃烟的是怎样受得。脚上穿着抓地虎靴子，跷着腿，坐在一个马墩上。俨然戏台上扮出来的那些强盗样子一样。见不磨进来，并不起身，先开口问不磨道：“你这个小孩子，来干甚么？”金利怒气冲冲对他说道：“来买马的。”那大汉道：“你来迟了。我的马，今天早上把（给）山东贩子卖把（给）他们营里了。你这点年纪，买马

干吗？”不磨说：“去上长路的。”那大汉道：“你望那里去？”不磨说：“我到北京去。”那大汉一惊，又问道：“你去干吗？你不怕死吗？”不磨笑道：“我要怕死，我也不来了。”那大汉愈觉惊惶，色颇不豫，又说道：“倒看你不出，这个小蛮子，倒比他当兵的做将官的强多了。你到里面来坐一会儿，我看看有什么人送马来卖的没有。”

不磨、金利也无惧色，跟着大汉，就进入内堂。望后一看，后面是一溜大院子，两旁的马房、马槽不知其数。后门头，仿佛已有许多嘈杂的人声。那大汉便跑过去，开了后门。已有好几起逃兵溃勇，等候他来买马。见他开了后门，一拥而进。那大汉指着这个说十两，那个说二十两，买了好几十匹。一霎时间，都一个个牵进槽来，分给银两而去。那大汉便请不磨到槽上挑马，任不磨自拣。不磨自小娇生惯养，虽曾习过体操，那里认得马的高低。倒不及金利识得马的优劣，与不磨看来看去，没有合意的。看得这些马更觉可怜。虽说这些马是逃兵溃勇盗卖出来的，看看个个马都是骨瘦如柴，其形似狗，那里能够出兵对敌。这多是统领营官七折八扣买了来充数的，不料今日又落在这里。不磨叹了一口气，将要别去。

忽然金利说道：“那——那——那——那不是两匹好马吗？”不磨依着所指的看去，果见最后一间马槽上吊着一匹白毛黄搏，高大倍于寻常；一匹红花枣骝，骨格极是神骏。四只马耳竖立如箭，鼻息直喷，声如洪钟。惟觉得毛片蒙茸，长几二寸，不甚光润。不磨进去看毕，对着金利道：“这种马毛倒不常见，倒像一个大哈叭狗儿。想必是没有喂甚么料，以致马瘦毛长，弄得这个可怜的样子。”金利道：“大爷不要小看他。这俗名字叫做白雪神狮；这俗名叫梅花赤雁。这两个马虽不能日行千里，倒有三四百里脚力。大爷不信，一问卖马的，便知端的。”

不磨果然走出槽口，招手问那大汉道：“你这两匹马卖多少钱？”那大汉走来一看，道：“这两匹马是我的坐骑，不卖的。”金利道：“你不卖，放在这一堆儿干什么？”那大汉走近金利面前，向金利面上一看，说道：“我就卖把（给）你，你也骑他不了。”金利鼻子里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不用胡说！不要说我主人是练过外国体操，有头等飞跃本领，就是我这个下等奴才，也要比你强一千倍二千倍的呢！”那大汉大怒，向着不磨两主仆说道：“你不要拿了学过外国洋操的本领吓我。我看那些打了败仗的兵勇，那一个不是练过体操、洋操的吗（呢）？他那种无用，比一个老鼠还不如。我看见好些武备学堂里学生，骑着一只狗样的老马，他还栽下筋头，跌伤了手，跌伤了脚。你不用夸口，说你是学过外国体操的，只要你骑得这两匹马，我赌一东道，我连鞍辔都送把（给）你。你们要是骑他不了，你

的行李也休想拿出我的门去。”

不磨听他一激，这一番嘲笑的话，只好按着怒气，对他说道：“这也难怪你瞧他那些练洋操的不起。但是我不白要别人家东西的。你只说你马要卖多少银两，我若骑得下，我买了去就是，说甚么送不送。只要你看我降得下这两只劣马，你不翻悔，让我买了去，就算是好汉；你要是翻悔，你就算不得江湖上英雄。你看好么？”那大汉道：“你不要管这些。你骑得上，我说送你就送你。”金利说：“你快——你赶快——拿鞍辔配上！”

果然那大汉气忿忿的，自己跑到里面房间，取出两副极鲜明富丽的鞍辔，向着金利道：“你看可好？”金利笑道：“好好，多谢，多谢！”那大汉愈加气愤，走进马房，拉出两只怪马，配上鞍子，扣上肚带。将要上嚼口时光，那两只马都昂起头来，发起长嘶，如龙吟虎啸一般，不肯俯首受人羁勒。那一只红花枣骝，昂头更高，脚下抓地起尘，顷刻眯目不能见人。那大汉用力下勒，那里能动他分毫。还是不磨、金利走近前去，帮着上了缰绳，牵出后门。

金利就先骑这红花枣骝。那红花枣骝向来有一种劣病，人要去骑他，他要试试人的手段。他竖起前脚，人立而行，俗语说的马挂牌就是。人要没本领，从马背一直滚了下来，弄得不好，还要送命。金利素能相马，知道昂头极高的，是有这种劣性，上马时候早已防备。不待他开步，就是狠命的在马耳上一鞭。那马果然护痛，一直望空地奔跑。跑了好几个圈了，然后下马。

不磨接着就上那匹白毛黄骝，只提防出毛病，却忘了带鞭子。不料这白马又是一样性格，他会起旋风，骑马的人偶不经心，便头昏眼花，栽下马来。不磨无法，只好用力勒着缰绳，两腿用着全力这么死命一夹，那马便受不起不磨勇力，只好舍命狂奔。这个马，马力来得汹涌，断难跑个圈子就可以了事。不磨纵辔直行，顿觉两耳风声，如雷霆震荡，身子便轻如蝴蝶，栩栩欲仙，不觉大快。再回头看时，不见金利半个影子。约在二三十里外，方回勒马头，那马还有不尽他力气样子。再放缰奔回，觉瞥眼已到上马之地，人马俱无喘息不安之状。

不磨下得马来，问大汉道：“何如？”那大汉道：“这真真奇了，你们两个年纪轻轻的，都有这号本领！好了，好了，我也不干这江湖上的买卖了，我说送你，我是送定了的。你却须留个名儿姓儿，也好要朋友们留心一二。你却要看我薄面，要是遇着我的朋友，也要抬抬手儿，留碗饭给他们吃吧。我且问你：你们爷儿们有这好本领，不去统兵接仗，倒让了那班鸦片烟儿做统领、做营官，是何道理？”

不磨说：“我要是去做统领、做营官，我就没有这个工夫来练习了。”那

大汉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想你没有去做官，空着身子练本事；做了官，就要去戴着帽子，穿着褂子，去当那上司的太太、姨太太差事，没有工夫去学习了。”

不磨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壮士高姓大名，我也要铭诸心版。将来若有借助之处，还求借助一二。”那大汉道：“你也不用糊涂了。我看你这号人才，还没人来用你。你却想用我，你不用痴想罢，你快去干你心愿事去就是。你也不用担心，心里以为受了我这一份大礼，过意不去。我这里要三千五千的倒还有，你如果要用，我倒可以帮助你。我送你的马，是甘肃兵丁青海带回的。我出门去做那买卖，百不失一，一夜可在三百里外打个来回，再没有疑心到我身上。我于今送了与你，我也可以借此收收我的野心。你去吧，去吧！天不早了，我也去睡中觉了。”说罢，就要关门样子。不磨道：“且慢，且慢，我还有事呢。”

要知不磨还有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韩家垣美人枉送命 蒲台县灾户哭求粮

话说不磨带了金利，牵了马匹，正要辞别那大汉出门，忽然想到老尼防身之言，忙道：“且慢，且慢！”那大汉倒吃了一惊。不磨见他动了惊慌之色，乃立足相慰道：“我并无别事相忌，还求壮士代我觅一枝玲珑手枪，以备这一路上防身之用。”那大汉猝然对着不磨道：“你真是一个书呆子，不脱初次出门的行路样子，不晓得这路上危险之处。你要是带了手枪，遇着强盗看见了，他设了害你的陷阱，比寻常还要凶。遇着官兵看见了，定要拿你当个歹人，加上你私藏军火的罪名，你这命就活不了。遇着到北方的外国人看见了，一定把你当做义和团，你这命也就白送在里头。我不晓得你干甚么的，要这手枪有何用处？你要是防绿林豪杰，你有了我的马匹，他们见了，也不敢怠慢你；你要是防官兵，我看你这个样儿，也不会把（给）官兵拿了去；你要是防外国人，我听见你管家说，你又是一个精通洋务的。你要这个干吗？你快去吧！你去干你的。我要去养息养息，干我的事去了。”说着，就逼不磨主仆上马，一揖而别，转身便关门进去了。

不磨在马上叹息一回，不想今日草泽中尚有一二英雄，性情抗爽，倒比咬文嚼字的好多了。只可惜不曾读书，不免邻于粗鲁。一面叹息，一面行走，不觉已离了王家营，渐入山东境界。只见平芜一片，风沙茫茫，比到江南地面，迥乎不同，满目中皆现一种凄凉之色。不磨是初出门的人，眼中看了，心中不觉动了悯惜之意，却也说不出所以然的缘故。便要随时随地，细细打听民间疾苦。

一路风餐露宿，一连走了几日，就到了郟城地面。走到将近城外，要去寻个栖身所在。寻来寻去，都是肮脏齷齪，不堪驻足，却没有清静房屋可以容身

。好容易寻着一家，只有姑媳二人开的客栈。房间虽小，倒觉得比刚才所见的一切旅店清洁好些。不磨就此下榻。叫金利拴上马匹。自己跑到了客房，觉得精神疲乏，忙呼烧水沐浴。

那店东二人看见不磨二人没有甚么行李，初进门时，便有些不愿接待之意。只是近来客商走济宁那一道的少，一家所倚，又只有这笔买卖。心里想着，就借一个题目来问不磨道：“客官，你是望那里去的？两位有何公干？怎的这般匆忙，连行李都不多带？客官告知我明白，以便今夜禀明这里查夜的官员。现在我这个山东地方，比不得从前。因为北京城里洋人造反，这里查奸细查得紧得很呢。我这里房饭钱又比别家加倍贵，客官还要自己打算打算的好。”

不磨一听，便猜知端的，也不理论，便告知那店婆子道：“我就是往北京城里去放赈的，还有大队银钱行李在后面哩。你说房价太贵，我两个人也不过花了三四块洋钱罢了。你这里就拿四块钱去，好好的代我办上一桌酒菜，余外算作房钱，好吗？”说着，便拿出银元交付。那店婆子见了洋钱，欢天喜地接着，去预备去了。走到了对面一间灶房，那婆子一时又叫买肉，一时又叫杀鸡，正在忙个不了。

不磨踱出，坐在中堂将息片刻。忽见对过邻舍土房内踱出一个年老婆子，扎着裤腿，撑着杖头，颠东颠东的走进店来。口里叫道：“顾大嫂，顾大嫂！生意忙呀？今日招着甚么好客人，要犯着这样惊天动地的大忙？我们这条路上，现在是不大有客人来了，偏偏的你这店里来了一户好客人。顾大嫂，你真是好运气！”那店婆子道：“妈妈，今天来的这位，倒不是甚么客商，倒是一位往北京城去放赈的老爷。”

那老婆子闻之，顿时失色，忙向店婆子耳边说了好些唧唧啾啾的话。不磨远远的只听得老婆子说道“不是好惹的”五个字，心中颇觉诧异。只见那店婆子儿媳也走近老婆子面前，说了许久细声的话，也不觉神色惊惶，看看不磨，又看看那老婆子。不磨愈觉骇怪。要想问他一个明白，又不好插嘴。

等到那老婆子颠东颠东的走出去了，那店婆子就搬上酒菜，果然不敢怠慢，格外奉承，送茶送水，加二逢迎。不磨心中闷闷的，吃了饭，叫那店婆子坐下讲话，问他：“有何惊惶之事？适才老婆子说了一番什么话，你们就要这样畏惧于我？”店婆子道：“客官，客官，我们做百姓的，那里经得起你老爷们动怒。只求老爷们照应我年老人一些儿，就够了。”不磨听了话中有因，愈不肯放手，立逼店婆子说出原委。

店婆子无奈，只得说道：“老爷，老爷，你不必动气，我说你听。好在你老爷说的不是在我山东放赈，是到北京去的。老爷不知道，我这山东省不知造了什么孽，要受这么大的灾。自从遭了捻子之后，年年闹饥荒、闹水灾，闹

了二三十年，还是闹个不了，就招来一批一批南边放赈的老爷们。我们这里听见有人放赈，以为可以拯救我们这苦百姓的命。那里知道来的这些放赈老爷们，都是借着盘查人口为名，处处穿房入户，吵得人家鸡犬不宁。放赈的老爷倒比闹饥荒还要凶。要是看着人家有了好美貌的媳妇儿，他还要借他去消遣消遣；你要是抗拒他不肯去，老爷们就动了气，说百姓们闹赈，请出地方官压制我们，威吓我们。可怜见的，我们做百姓的已是连年遭了刀兵水旱之人，那里还吃得起官司，也只好吞声忍气的罢了。

“老爷呀！你不知道，就是这几年前头，我这山东省城黄河东面，利津县地方，有个村庄，叫做韩家垣。这个地方本来没有遭甚么大灾。只因韩家垣有位姓薛的富户，他家里有一位远近闻名的美人。这些老爷们闻名而来，偏要寻着他家来吃赈，要想借着检查人口的时候，看看这位美人。又谁知这位美人刚刚不凑巧，却在床上做产妇。这些老爷们看不见了这位美人，心里便动了怒，以为薛家故意将他藏避。仗着同帮人多，不由分说，就是这么跑进门去，到处搜查。一搜就搜到薛家儿子床上，果然看见一个容颜憔悴的美人。这些放赈的老爷，本来是上海来的，就拿出上海打茶围的样子，一屁股坐在这个美人床上。薛家的老头儿、老太婆，看见闹的不成样儿，就不答应起来，说是他们借端侮辱，要与放赈老爷们拚命。这些老爷们看看势头不好，要弄出人命官司，一哄而去。立时立刻，即在外面对着被难的百姓们说道：‘我们不在这里放赈了！韩家垣薛家大富户已经答应自行赔赈。你们赶快到他那里去吧。’这些被难的百姓一闻此信，便招了无数男男女女，成群结队，如潮水一般，涌至韩家垣薛家。

“这薛家方在戟指大骂、怒不可遏之时，忽见一群被难的百姓都跑进门来，张口向他要吃，伸手向他要赈。薛家不知端的，方要向来人辩个明白。那时候人多嘴杂，彼众我寡，那里由得他分说。人愈来得多，势头愈来得乱，罗罗咷咷，上房子的上房子，抢东西的抢东西。由厅而堂而房，遍室皆是难民，口里胡说：‘拿饭我吃！拿钱我用！’吵闹得惊天动地。岂知祸事临门，决无平安无事之理。经被难的百姓这一吵，就吵得薛家这一位著名的美人惊惶无措，顿时血晕而死。那些吵闹的被难百姓，一闻人命关天，大家又复一哄而散。

“这里薛老头子、薛老太婆那里肯依，抓着几个为头的难民，要拚老命，要拉他去见官。又谁知那些放赈的老爷早已闻风而遁，已向利津县县太爷说了一面之词。这利津县县太爷是个科甲出身，向来只知道年谊世交，并不知道甚么周知民隐。听得这一班放义赈的老爷，都是京城凑来的银钱，做官的那有不帮做官人之理。等到薛家老头儿、老太婆来告状之时，早已预备闹赈死诈的罪名。将薛老头儿、老太婆一个连枷枷了出来，还要发到闹事地方枷号示众。

这薛家有冤无处诉，不胜之愤。到了期满发放之日，不上几天，两老羞辱发病而亡。可怜这薛家是个安分百姓，一连祸事纠缠，顷刻化为赤贫。老爷你想，你们老爷都是做官的，我们做百姓的，那里禁当得起做官的老爷们一怒。我这里简慢着老爷，还望老爷高抬贵手，提拔提拔我孤孀姑媳二人，这就是老爷莫大之恩了。我看老爷年纪尚轻，不是轻量着老爷，大约还没有染着做官的习气。老爷将来高升了，总要帮帮我们百姓们，不要害百姓们。

“就是前次薛家遭祸之时，那些放义赈的老爷，好不威武。一到了山东地面，就先挽出人來，要县太爷预备公馆。还要挂灯结彩，说是地方上迎接，不许说是勒派；要是说出来的，准保他做官做不长久，借着事儿，被参而去。也有些地方官晓得这些放赈的老爷来历，格外巴结，竟把他当做上司过境的一样办差。那些放义赈的心里乐的了不得，就替他搭上保举。还替他写信到京里皇帝跟前，多说好话，格外重用。因此上，这班放义赈老爷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就如狼似虎的耀武扬威，无人不欺，无恶不作。虽是打着一个天下极美的放义赈的牌子，却是一个个借此聚敛他人的钱财，要想为自己子孙种福。还有想从中渔利，卖脱捐票，以为请奖地步。还有借着捐款放利钱，抽些厘头，做个发财生意。

“即如那年蒲台县地面，被水最重，一个城池，四面皆水，县太爷的衙门，变作龙王爷爷水晶宫一样。家家哭哭啼啼，正在无法可施，盼望救命人不到的时候，忽听得来了个放赈老爷，官商绅民，一个个欢喜不尽，仿佛得了恩赦一般。谁知这蒲台县县城，因为灾情过重，衣食难周，人人闹得神魂颠倒，却忘了准备公馆，挂灯结彩，迎接放义赈的老爷。那放义赈的老爷们就动了气，不肯放赈。心里要想寻这地方官儿的差错，就此逃脱一关。当时立对地方官打着官话说道：‘咱们带来的都是银子，没有预备铜钱。我看贵县地方，灾地过大，大约也得两万银子方够使用。就烦贵县到钱铺子换上钱来，每两银子须要换得大钱一千五六百文。咱们这钱是捐来的，不能够随意克价，少了是不够花的。再者，咱们望前一路去，没有换钱的地方了，还得贵县出力，帮一个忙，再替咱们换上三万串。一共六万串，来换我的四万银子，也就将就些儿罢。我带来的银子，是在山东地面上花。贵县是山东地方官，我是外省人，尚且捐了银子，到山东地面来花，料想也不好意思克扣咱们的。此刻抚台统知道咱们来了，贵县不必推辞，就此去照办罢。马上分派差役，去到各处各地钱铺，凑集齐了，送到咱们寓所，以便早早分散各灾户灾民。咱们银子还在路上，第二批朋友们带着。明后日到了这里，自然照算还他四万银子就是了。贵县不必担心，快去快去。要是迟了一天，百姓越发死的多了。那可是贵县自误，却不用怨咱们放义赈的了。’

“那蒲台县县太爷一听，便知放义赈的老爷都是拿大题目吓他。他待想不受，发作一番，又恐怕误了百姓们的生命，只得忍气吞声，和颜悦色对着放义赈的老爷说道：‘敝县处于偏僻，受灾十分情重。既蒙诸公惠临，这就是蒲台县县中百姓大救星，算得真是一个万家生佛了。诸公既发善心到此，还求格外体谅体谅。敝县平日民情朴素，民间均以货物交易，甚少银钱来往。诸公到此，要交给我四万银子兑换六万串制钱。无论平日市面如何，即算民间十分富足，今日已是满城皆水，泽国汪洋的时候。百姓的生命财产，尚且无一留存，又从何处搜括六万串制钱，来供给应用？况且山东银价向来与北京一样，每两银子不过换到一千二三百文，诸公从江南行至山东境界，那有不知之理？何独于敝县一区，过于厚望。诸公是读书明理，也是做过官的人，何必如此苛求？还求格外原谅。’

“这些放赈的老爷不听犹可，一听便怒气冲天，厉声对蒲台县县太爷说道：‘你这无用的东西！真是万恶滔天，天罚不赦的糊涂官！怪不得这蒲台县的地方，遭上帝之怒，全城变为鱼鳖，连累这百姓们受苦。你说你这地方找寻不出六万串钱，难道这百姓们一个钱不用的吗？这话谁人相信！咱们镇江、上海地方，不要说六万吊，就是六百万吊、六千万吊，一时也凑得齐集。虽是这受灾的地方，比不得咱们镇江、上海，难道六万吊钱都没有了么？你不过偷懒，不肯尽心罢了。还说咱们不肯体谅，不肯容情！呵，呵！是了，是了！想必你是一个做知县的大老爷，看我们不起，厌烦咱们来到贵县查问灾情，恐怕到上司前替你出丑，故而想出法子，种种阻难，要驱逐我们出境。咱们走罢，走罢！’就忙到县太爷面前，打上一躬，又说道：‘冲撞了，冲撞了！咱们走了！本来咱们不是这山东省城候补知府道台，那里配托贵县办事？咱们是多事了。拿了银子，不晓得自家去用，要到这山东地面来花！’一面说，一面走。

“气得这县太爷有口难分辩。将要指驳时，忽见受灾的百姓一齐来到面前，成千累万，围立水中，发了一片哭喊之声，扑通扑通的都跪在水里。声称要县太爷转求放义赈的老爷们，放米造饭，不敢领钱受赈。放义赈的老爷执意不肯，极口说道：‘我这里有银子，并没有粮米。’这些哭喊的百姓忽又大声说道：“现在东门外已有泊定米船。有人打听来了，都是放赈的老爷们带来的私货。只求县太爷作个保人，挽留一万担米粮。我们受灾各户，情愿立个限状，只待水退之后，便卖儿鬻女的赔还放义赈的老爷们就是了。’放义赈的老爷们一闻此信，相顾失色。”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原评：

店婆子所说一派市井之言，俨然如画。洋人造反，尤为形容得出。

写店婆道邻女之语，又是一样写法。

写店婆子儿媳神情毕现，栩栩欲生，的是一个无识的举动。

店婆子说百姓们难当老爷们一怒语，可惨。

老爷年纪轻，不染做官的习气，的是世家人风度，不是俗吏排场，足见不磨家教。

天下极美的牌子，从此弄坏了，可叹可惜。

第五回 济南军中鹅鹳成列 荏平道上莺燕悲歌

“话说蒲台县县太爷听了放赈的老爷们一番激怒之言，不觉大怒。方要辩说明白，只见受灾的百姓们，成千累万，一齐围立在水中，发了一片哭喊之声，都跪在水里头，求县太爷转求放义赈的老爷，赶快放米造饭，并不敢领钱受赈。放义赈的老爷执意不肯，口里说道：‘我只有银子，并没有别样。’这些哭喊的百姓忽又大声说道：‘现在东关外面，已有泊定船只，有人打听来了，载米八万余担。只求县太爷作个保人，挽留一万担，我们受灾各户，情愿立个限状，只待水退以后，便卖儿鬻女，筹还此米之款。’

“放义赈的老爷一闻此信，面面相觑，人人失色，各自私揣道：‘这是我们借了放义赈的银钱，私下在江南贩来米粮，运到此地，贩卖灾户，图个发财地步的，如何会把（给）他们识破？’心里就慌张了。又眼见这里受灾的百姓围着不放，后来连蒲台县县太爷也无可如何，只好释了嫌隙，一齐跑到水里，跪着央求放义赈的老爷。眼里只是流泪，苦苦哀告，口说：‘大发慈悲，速速开放米船，以便苟延残喘。’这些放义赈的老爷们，还说这米不是他们带来的，是有一个商人搭伴同来做生意的。县太爷说：‘无论如何，总求诸公设法拯救。敝县情愿受了百姓限状，再到诸公面前，立个限呈，准于年内交还本利银两，决不误事。如有错讹，情甘参处。即求从速从廉定个米价，赶快照办。不然，饥民肇事，或一时被人抢劫，那敝县就担当不起了。’这一句话忽然提醒百姓。百姓们一齐发喊，立刻站起身来，一个个磨拳擦掌，要去抢劫米船。幸亏这知县平时尚有恩爱在民，又恐弄出大事，忙又弹压住了。这里放赈的老爷乃肯将米卖出五千担，每担要卖银五两。好容易同他磋磨价钱，讲定四两银子一担，先立限状，后付米粮。弄了一日一夜，方才讲妥当。自此以后，那些放赈的老爷们就平和了许多，不敢欺人傲物，都因为恐怕我们山东人恼了，要杀他的缘故。客官，你想这些放赈的老爷，这不是来救我们，反来害我们的吗？

“可怜后来蒲台县县太爷终究是被他们害了，革职回去。我们山东的百姓已经恨之切齿的，只等他们再来放赈的时候，定要杀他个尸骨不存。老爷，你去北京放赈，你不要学这个坏样子。做好事，人不要做恶事。做了恶事，大家

还是一个不依，那时性命可难保了。”

不磨听了，忽喜忽怒。听到此地，陡觉神情焦躁，遂叱去店婆子，忙去安睡。到了次日早晨，未到黎明，不磨遂辞去郟城，望济南进发。一路由沂州、蒙阴、新泰、泰安等府县走过，果然一路平安，人马清吉。也没看见山东省城向来所谓著名地方，惟见土阶茅茨，尘沙横飞，赤地如烧，饥民菜色，从无一耕获之乡。老少男女，相率跪于道旁，一见着南来过客，即相与伸手乞食。又有聚三五黄脸村童，脚踏高跷，头簪花朵，满脸上堆着笑，以媚行客，却无一个脸上没有几颗黑麻子。

不磨看了，不胜大恸，不料昔日所谓中国衣冠文物之邦，今日竟至零落如此！每思随地寻访文士，考证当日先圣先王遗迹，亦竟杳不可得。泰安去泰山路程不远，本思一览崇朝为雨之奇景，亦因北游之心太急，只好待诸异日。

金利这奴才是在南方生长的，偏偏不善麦食。又以逐日亲见各旅店烧的是马粪，那店中人抓粪的手，就去和面，因而时时作呕。不磨亦恐于养生之道有碍，乃命金利自调面粉，杂以牛肉，作一大饼。马上行程，即赖此充饥，每苦不饱。日间受了风尘鞍马之劳，夜间又惧蝎虎蛇蚤之毒。一天天过来，便有些打熬不住。

金利那小子时时埋怨，说是自家好好在家中享福的人，不知道是为着何事，要弄掉了家产，来受这种苦楚。不磨听了，教训一番，又开导一番，终究也就挽回。久而久之，遂不觉其苦。

一日，到了济南省城，却逢山东巡抚袁世凯大阅之期。不磨久闻人言，袁世凯是个熟悉兵事的大行家。不觉大喜，就对金利说道：“我主仆二人路上颇觉辛苦，在此养息数日，看了袁军行军，再往北京去何如？”金利素喜武事，一闻此信，知道又可偷懒二日，也觉畅快。主仆二人，就在客店住下。

等到那日袁军操练行军之日，不磨易了服色，照着行军观阵之例，袖上系了红十字的记号。主仆二人问明道路，一直望城外行军战场进发。未到战场之时，遇见众将官拥着山东巡抚袁世凯，坐在马上。身着行装，头戴红顶，赫赫威风，果然是一员大将的形式。手下众将官却都换了行军洋式冠服，却没有一个服这古时武装的。前头打着帅字黄旗，引着袁世凯，飞奔而去。

等到袁世凯到了操场官厅之时，那边预备的兵将，大家望地下一齐跪倒，口称迎接大帅，众声如雷，隆隆震耳。袁世凯下马入座。座上公案，红绿相间，俨然一衙门旧式。众将官捧上册籍图画。袁世凯略一展看，便命开操。众将官嗥然哄应，各寻自己马匹，各归队伍去了。袁世凯遂入内更衣，也换了短衣包头而出。袖上双龙金线，却有十三道明记，映着日光，格外闪烁耀目。遂传令请各国教习，一同策马，往来行军。已分为甲乙二垒，各据一方，遥遥相

对。各作相持之状。

不磨主仆遂拣了一块最高地方，立足观战。远望村民市人来观者甚少，不觉太息中国人竟无尚武的精神。如此盛举，竟不如看戏人多！忽见甲军侦探来报：“乙军遣马兵来袭。”甲军遂准备迎敌，分道埋伏，一齐都蹲在草地坟堆里等候。等到敌兵马队来探，一时伏兵齐起，枪声如连珠一般。甲军的大炮接着轰发，乙军马兵势不能敌，遂反面而奔。甲军竭力穷追，刚要夺险据要的时候，又忽为敌军两面伏兵包抄，围困在垓心中间。甲军四面冲突，竟无一丝破绽可寻。两面炮声、枪声，火药气直贯云霄。

正在骇目惊心之时，看看甲军支持不住。忽闻大声发于天际，竟若山崩地裂一般，一股黑气罩着两军阵前。以为甲军此次必覆灭矣。虽明知是个假的，心里也不觉代为着急。谁知此声即是甲军地雷之暗号。远见乙军的主将营盘旁边，不知何时为甲军所据。乙军见主将营盘有失，遂解两军鏖战之围，分作前后应敌之势。一军面向外攻，自行断后；一军面向内进，回救主营。甲军进据敌地，正欲夺取敌营，以为灭此朝食之计。不防前面敌兵回攻，立时，人马纷乱，调运不齐，只好分作两支，暂守归路。那乙军的主将见自家兵队回护，敌兵渐退，抖擞精神，摇动旗鼓，一齐出攻，汹涌之势，锐不可当。当先进据敌营的两支兵马，深恐兵单不敌，遂各向自己军队奔去，合做一堆，并力抵御。乙军再四猛攻，竟不可破。甲军亦连发数队，作救应之状。将要得手之际，忽为乙军马队所冲，顷刻分为两翼，各不相救。甲军援兵遂挥动令旗，令各军退据高冈，凭高望险而守。乙军仰攻不及，反为甲军所击，遂大败而回。袁世凯遂命鸣金收军，重复到了官厅，传令赏赉记功。诸事已毕，遂一路呼喝回衙。

其时已晚，不磨也回了旅店用饭。随即打听路程上路。岂知近日逃难官员多是由西路的多。东大道这一面，竟冷落得若无人之境，思求一饱食，亦不能得。金利倒不是怕辛苦，最怕的吃马粪饽饽，遂劝不磨改由茌平，再由天津至北京。不磨也就允许。主仆二人次早望茌平进发。走不多时，顿觉与前数日所见的情形大异。一路都有兵勇迎送，一站一站的交代。而且饭食亦觉周全，各店中有老米饭可买。虽是有些陈糠气味，久食面食之人，得了一碗粗米饭，亦觉香气勃勃。当时午饭打尖，饱餐一顿，主仆二人，甚觉喜悦。

晚上赶到茌平县的时光，已是更深月黑。远见一个旅店门口，挂着纸招。店内灯光射出，看见人影憧憧，仿佛是生意闹忙之时。不磨遂一鞭赶至此店，告明投宿之意。店主一见不磨主仆行李，手牵马匹，欢喜迎接，特地引到后面一间最弯最僻的房屋居住。只听见外面男女欢笑之声，弦歌杂沓，不甚唱得清楚。店主笑言出去预备饭食，即行辞出。

这里不磨主仆二人，遂行开出铺陈。正要施展之时，即见两三个十七八岁油头粉面的小姑娘，抱着红红绿绿的被头，走进房来，对着不磨道：“你们铺盖不用打开了，咱们姐儿们来陪着睡罢。”不磨听了大惊，以为是念秧之流，即刻严词拒绝而去。山东道上，店灯多半点的是麻油，灯光不甚明亮。此时不磨在灯光底下看过去，也看不出这些女流是个甚么样子。既然挥之门外，也不必去考察他的风俗，只叫金利催饭。店主果然十二分奉承，不上一时，摆上满桌酒菜，无非是鸡鸭鱼肉之类，果比泰安道上讲究的好些。店主点上一枝白蜡烛过来，并在旁边执壶相劝，老爷长老爷短的，夹七夹八的说了许多好话。

不磨虚与委蛇，正在不耐烦之时，忽然又走进来几个粉头，抱着琵琶、二胡，走近不磨饭桌前面点点头，就笑着拉起弦子，放开嗓子，咿咿哑哑唱出些山东不像山东，山西不像山西的梆子腔。不磨脑筋胀裂，几欲晕去，忙叫店主代为止住。岂知这几个女子已是停弦，伸手向不磨乞钱。不磨说：“好，好！你要钱倒是容易，只求你不唱。我重赏几个，你快走，快走吧！”这几个女子见不磨开口，听了声气，知是南方来的老爷们。又涎皮涎脸的，对着自家伙里说道：“他们南边的老爷们，不欢喜听咱们的北调，咱们姐儿们就来唱一个南边曲子罢。”又拉起弦子，弹起琵琶，不由分说，就唱出一只“十八摸”来。你推我摸，做出一番淫声浪态。不磨大怒，对着店主大为训斥。这几个女子知是没趣，重复止住，讨了赏钱，低头丧气而去。不磨遂去安息。

不料左右邻客，豁拳喝酒之声，通宵达旦。兼且隔壁房间，半夜里又来了几个客人，招了那些唱曲子的，吵了一夜。不磨在这边听得明白，又不觉好笑，又不觉好气。只听见隔壁房间有一个年轻人酒醉的声音，打着官话说道：“我的小乖乖，你再唱一个小调儿，咱们再赏你四百大钱。”一个女子答道：“大爷，你不用胡闹。天也要亮了，恁的只管胡吵。人家也是一个人，难道就把我们姊妹当作畜牲吗？怎么教人家唱了又唱，唱得嗓子都哑了，还是一个不肯罢休！你花了这四百大钱，到底要怎样肉痛，要怎样肉麻呀？”那一个年轻醉汉不觉大怒，敲台拍桌子乱骂，又啪啪的打了这女子两下。顿时女子发出一种悲啼之声。

忽听店主跑进来，埋怨这妓女几句，又忙说道：“这位大爷要你唱个小调，自然格外要加赏钱的。你恁的恼了大爷，叫大爷动气？你快快的招赔个不是，唱个小调罢。要是给你的老鸨知道了，你可又要吃亏了。”那年轻醉汉忽又插嘴道：“可不是！你要是再唱几个好好小调，大爷还有加赏你四百大钱呢。”那店主忙又去陪礼拍马屁的奉承，果然那醉汉不发一语。

只听见那受打的女子，抽抽咽咽的带泪唱道：

劝诸君莫骂，劝诸君莫骂，我从前也是个清白好人家。只因为父兄贪恋繁

华，热心科甲，抛弃了耕锄禾稼。泉石烟霞，专务那些不成气的状元宰相，榜眼探花。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拿，装腔做势，摆尽斯文架。谁知道顶儿红，翎儿花，还是个孽钱孽债，带不到黄泉下。只留得娇妻爱女，作这皮肉生涯。惹得旁人笑，旁人骂。更不知谁是有情人，打破这重苦海，拔出我火里莲花！

那个醉汉也不知他唱的是些什么东西，只拍手叫道：“好呀，好呀！这才是你做姐儿本分。你说的谁是有情人，咱们不是有情人么？要不是有情的，谁肯到你名下花钱！你再唱一只小调，咱们明日再重重赏你。你看可好么？”只听得那女子止住了啼哭之声，重复和弦唱道：

戎马匆匆，戎马匆匆，旌旗闪烁龙蛇动。大家翘首望天公，问道：天呀，你怎的，还是这般懵懂？万民嗟怨，杼柚空空，风尘鞅掌，奔走西东。更不见谁是赤龙种，只听说风潮处处汹。但任着这般老迈龙钟，颠倒播弄，弄得这乾坤黑暗，日月昏蒙！更有一般无识小儿童，痴人呆汉同说梦，披发徜徉类病疯。只可怜苍生路路穷，哭不尽的唐衢恸，眼见着这山河血染红！

不磨听了，不觉大异。不料这小小地方女子，竟有这般见识，明早倒要访问一声。再往下听，隔壁醉汉的声音，已是呼呼鼾睡，不省人事。只听唱歌的女子喃喃咒骂道：“这无耻的畜牲，想必是躺尸了！咱们出去睡罢，犯不着拿身子去陪这下流种子。横竖今夜这场打是挨不过的。”霎时，振衣出户，声息俱无。不磨也沉沉睡去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蝶隐加评：

水退以后，便卖儿鬻女，偿还米款。可知山东连年灾患，家无盖藏矣。

蒲台县一语，激动百姓，几酿大乱。是警放赈人，不是鼓乱民，读者勿疑。

吃马粪饽饽。北方之民情可惨。

演说行军，俨然如画。恐演时不及此景耳。

在平县风景，惨况耳。作者勿以繁华视之。

店主奉承不磨，以马不以人。应上回送马人语。

酒醉汉，岂独一隔壁人。中国人那一个不是醉汉！

两曲往复缠绵，煞有深意。惜未见此人一道衷情耳。

此回邻女，又一邻女。此回结局，又一写写法。

第六回 小民何辜十里荒林悬首级 长官不幸连朝公署苦逢迎

话说不磨在在平道上旅店中，听罢隔邻两个女子的歌声，不觉昏沉睡去。等到一觉黄梁，已是五更鸡唱。门外柝声震耳，马鸣人喧，睡眼惺忪中，听得远远有女子啼哭之声。

不磨惦记着昨夜唱歌的女子，恐被鸨儿虐待，顿然清醒，留心静听。不料女子啼哭声音倒听不清切，反听得隔壁房间两个睡汉鼾声如雷。忽然店主人来敲醉汉房门，说道：“两位起来！两位起来！你的老爷在那里催你上路哩。”

这两个醉汉含糊答应，糊糊涂涂起身出去。不磨也即唤金利起身，收拾行李。开出房门，留心看那昨夜取乐的两个大爷。打听店家，究是何等贵客。那里知道是两位差官，他的主人就是天下闻名一个大拳匪头目的儿子。不磨叹息一回，算好店帐，望天津进发。

不磨一路行来，沿途耽搁，不觉已是九十月天气。一路之上，惟见逃兵、难民成群结队而行，袁军押着出境。那一种凄惨情形，愈难入目。而且道旁土阶茅茨，居民浑浑噩噩，不识不知，仿佛是畜类一般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并不知人世尚有乐境。不磨想到：“此地当日是中国故土开化最早的地方，不料沦落至此！一个邹鲁诗礼之邦，弄得竟如生番苗境一样，这是何人使之如此！总要怪那些八股先生，不讲教化，专门摹声调、讲声气，害得这些百姓们受苦。”

想到这里，又不觉咬牙切齿，痛恨一回。

一日，行到德州地面。解鞍高升旅店。甫下店门，即闻半空中起了一阵大风。霎时间飞沙走石，地转天旋。不到一刻时光，陡然寒冷，滴水成冰。店主忙将店门上好，放下棉板门帘，请各位客人均进房安歇不提。不磨初到北方，从未尝过这种冷境，屋子里面油灯又是麻油，点的不甚光亮。坐了一会，俨然是寒冰地狱。叫金利找到店主，烧了火炕。去买一斤烧刀，饮酒御寒。金利出门片刻，回房已是满头是雪，不磨始知天已下雪。愁着明日上路的光景，向金利道：“天已大雪，何日始能到得北京？”金利说：“不管雪不雪，明日还走我的路。看看雪景也是好的。”不磨顿悟，欢喜睡去。

次日一早，出房看时，只见漫天大雪，已铺得天（大）地似一个粉团儿，天井里面，雪已积成三寸。不磨又恐上路时两马有失，急唤金利到马槽看马。金利走至马槽，不见犹可，一见顿觉大惊，那里知道天寒风冷，已冻死骡马无数。山东道上，从来也未曾冻死过马匹。这是那年灾劫临头，畜牲也受其害，大约这些骡马受了辛苦，受不起冻饿的缘故。再去找自己马匹，不见一个在槽边。定睛一看，却是一个白毛黄撵、一个红花枣骝，在雪里踏来踏去，气咻咻然毫无一丝冻缩之态。金利大喜，忙即牵回廊下，加上草料，走回房中，告知其异。

不磨亦颇惊喜，于是催店主送饭，立刻要冒雪前行。店主阻拦道：“客人不知这北方的厉害。这样大雪，如何走得？要是走到雪窖子里面，谁来救你？”不磨回思此语，亦颇有理，将要答应安息几天，等天晴再走。金利忽回道：“咱们两个都是神马，自能识途，不用你操心。”不磨又回过意来，立

刻就要登程。店主也不好十分辩驳，心中但觉得这两位少年，不识路上辛苦而已。

不磨遂束定御寒衣服，跨上马背，直奔大道。一出门来，但见白茫茫一片银海，黑黯黯满天冻云，鸟鹊无声，人踪灭迹。既辨不出南北东西，又辨不出高低上下。幸喜这两匹坐骑本非凡马，能识路途，依着雪影上狐行爪迹，一步步踏去，不致陷落危险之境。不磨生长南方，从未见过北方平阳雪景，坐在马上，不觉其苦，反觉其乐。

走不上二三里路，便见雪中有倒卧的死尸，似是南方人的模样，自顶至踵，赤条条一丝不挂。不磨犹以为被人谋毙，少不得有地方官埋置，不便多事。既而接二连三，目中所见，不知凡几。始悟为冻毙之难民，然不知尸身无衣之故。午后到了堡头地方打尖，细向店家问过原由。始知为难民同伴护冷，死者之衣即为生者剥去。不磨想到大难临头，骨肉妻子均不能相顾的这种惨境，不觉凄动于怀，泫然下泪。不磨打尖已毕，再去细看那些死尸的光景，遍身俱作深红色，竟同南方火腿皮一样。不磨伤感了一回，也无法可以收殓。

走出堡头地面，回头再望堡头，这围子里面，犹如城池一般：桑园之内，高筑城垛，一个个垛眼里横着大炮，城头上也有旌旗荡漾。红的绿的，飞舞半空，映着雪色，更觉好看。后来探知，这堡头地方是不信义和团的，这些枪炮即是预备抵御拳匪之用。拳匪见了这些枪炮，恨如切齿，久欲得而甘心。无奈枪炮厉害，拳匪终究不能近身。只好退避三舍，抢劫别村，以泄其忿。又不料山东袁军部下有一位梅统领，是痛恨拳匪的，说起梅统领，便心胆俱裂。

不磨又走不多路，已到东光县城地界。只见树林子里面，挂了无数人头。老的少的，男的女的，胖的瘦的，有开眼睛的，有闭眼睛的，有有头发的，有无头发的，有剩着空骷髅的，有陷了眼睛眶子的。高高下下，大大小小，都挂在树林子上。没有一株树上没有挂人头，没有一颗人头上没有红布包头，没有一个红布包头上没有佛字。不磨问明土人，知道这就是义和团大队拳匪，尽为梅统领所杀，奉了袁抚台的号令，裒首示众。一则是警戒百姓的意思，要知这班义和团，并无法术可以抵御枪炮；一则是晓谕洋兵的意思，要使洋兵知道，山东官长并不与朝中的顽固派通同一气。不磨又复叹息一回，估量这东光县大小也有几十里地面，这树林子约莫有十里方圆，却无处不是人头。信马行来，看了这场大雪，映着人头上红布，竟像是到了桃林一游。

不磨暗想道：“这场惨杀，虽则皆由乱民自取，然而终是这班顽固大臣酿成的奇劫，不是这班愚民平白构造的。这班愚民有何知识，有何作用？平时既不蒙官师的教育，到了这时候，反受了长官的凌虐。孔子说道：‘不教而诛，是为虐民’。近时有些有志之士，立了些什么会，专与官作对，这就难怪他

们不懂时事了。也是平时相逼而成，积成这么一派怨毒。若是朝廷尚不知顺时利导，改变旧章，立意图新，将来激成水火，一场浩劫，只怕比此次还大呢。”

想到此处，不觉流下泪来，又伤感了一回，又发恨一回，顷刻又立起一个扫除奸党、澄清宇内的大志愿。一路闷沉沉的行来，不觉天色昏暗，要想寻个安身所在。只是暮色苍黄，寒气侵逼，家家闭户，处处无人，寻不出个好宿店。

猛然听得洋号洋洋，声声震耳。不磨知道前途危险，不敢轻于尝试。遂与金利下马，胡乱觅个宿店住下。店主仓忙备饭，极其草率。便问两位客人有路照没有。不磨问什么叫路照。店主说道：“前面已是洋兵占据，要没有洋兵照会、地方官路照，不许过去一步。”不磨问这项路照是花钱买的，还是求情讨的。店主说：“两样都使得，只是没有势力的万万不行。”不磨听罢，想了一会，且待明日再作计较。店主遂来安顿，添火炕，送晚饭，安宿而去。

店主去不多时，便听见外间儿啼女哭，惨不忍闻。开出门来看时，火光烛天，近在咫尺，仿佛又在清江浦银河宫的光景。心中暗想道：“大约又是梅军照着南方营盘行事。”将要唤过店家问个明白。店家早已走进门来，慌张告道：“客人不要开门出去，外边洋兵正在拆房子烤火呢。”

不磨不信，便叫金利跳上屋顶一望。北方房子屋顶是泥封的，金利腾身跃上。店主一见，便惊呆了，开口问道：“尊驾是那一路的二哥？怎的平日不见一面？”不磨笑问道：“什么叫二哥？”店家又道：“二哥，你不用骗人了。二哥进门时，我接着两位马匹，便知有些来历。”不磨回过意来，方知山东道上“二哥”二字，即是强盗的外号，笑了一笑，不去理他。那店家愈加恭谨。等到金利下来，告知主人一切，果是洋兵烧屋。远远看见许多洋兵跳跃欢舞，都在那边拿酒瓶吃酒。不磨心安，重复进房安歇。

等到天明，不磨摺洗已毕，便往东光县县官衙内，拜会县官，申明到北京探亲，来讨路照之意。不磨父亲十年前曾经做过山东好几任道台，是极有惠政在民的好官。不磨说出姓名，是无人不晓。偏偏不磨又不说出。号房接着名片，去了好一会，方见一个传帖的管家说声“请”，即请到里面一间小小花厅坐着，说：“少爷请坐一坐，我家老爷要伺候过钦差大人早饭才来呢。”不磨问：“钦差大人现在何处？”那传帖的管家用手指着里面大厅，说道：“就在这里面这花厅里。”说罢，匆匆即去，不及再问一语，已经杳如黄鹤了。不磨诧异道：“现在两宫蒙尘，国家多难，又有什么钦差？不知这是什么大官，怎么这一路之上，不听见说起？”不磨坐在这小小房子里面，又未曾吃过东西。幸而有个小火炉，虽是严寒天气，尚不致受冻。

等过八点钟，又是九点钟，过了九点钟，又是十点钟。忽听得鼓吹并作，知道是钦差起身，地方官恭敬的排场。不磨留神朝里看时，只见一位老爷衣冠整齐，屏息窗下，立着打瞌睡。不磨看了好笑。歇了一会，有一个小茶房进来添火。不磨笑着，顺口问道：“你老爷起来了么？”小茶房说道：“起来了，那不就是吗？”不磨向着小茶房手指看去，果然就是那位窗下闭眼睛的老爷。小茶房又说道：“钦差大人刚上点心，还没有用饭。老爷没有空工夫来。要停一会才来呢。”不磨又笑问道：“钦差大人姓什么？是个甚么官？”小茶房说道：“钦差大人姓俞。他的老子现在做抚台，他的官我却记不清楚，恍惚是做大夫一样的名字。他是奉了皇帝的圣旨，要到南方去催饷，路过这里。咱家老爷留他多盘桓几天，要他到皇帝跟前，说句把好话，好望将来升官。”不磨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你去吧，小心老爷在风头里着凉生病。”小茶房听了，欢喜而去。

不磨等过十一点钟，又见十二点快到，不觉饥火中烧。若待出去，又不便再来，又恐再来仍是今天一副旧模样，只好耐性等着。好容易又等到那传帖管家走了进来，说道：“咱家主人因在钦差大人那边侍候久了，发了烟瘾，又触起旧病。明天送钦差大人，还不知道能够不能够。少爷请改日来吧。”

不磨听说，不觉大怒，拂袖径出，走回店中。店家便问路照有了没有。不磨愈加恼恨。店家看了脸色不善，连忙走开，不来再问。霎时送进饭来。不磨饭毕，即呼备马，命金利在店中等候。自己却一鞭直指，飞奔洋兵营中而来。两个看营门的洋兵，看见一个少年跨马直冲营门，非但不来拦阻，反举枪致敬。不磨下马，打着英国话语，问：“这里有人懂得英吉利西言语没有？”营官里面遂走出一位二画兵头，接着不磨的马匹，要他进去。果然看见一位三画兵官，不磨告明来意。那兵官忻然许诺，立刻在衣上口袋里，取出一张洁白纸，写了“照会放行”字样，交付不磨。

不磨致谢，返身上马，重复走回店中，对金利说：“路照有了。咱们走罢。”店主进门，惊问路照从何而来。不磨说：“我在洋兵那面讨来的。”店主道：“老爷懂得洋话吗？要是懂得洋话，我还有一桩大事求你呢。”不磨问甚么大事。店主说：“我的媳妇儿被洋兵捉了去了，求老爷讨一个情，去要了回来。”不磨说：“洋兵多呢。你看见是那一国、那一队兵丁抢去的？”店主说：“前个月，我倒看见戴白帽子的洋兵抢人家的媳妇儿。我的媳妇儿是今年六月逃难的时候走失的。这时候想必也是洋兵抢了去了。”不磨说：“放屁！那个时候洋兵还没有到山东，怎么就会抢你的老婆？你的老婆要是跟了别人逃走，也好赖洋兵不成？”店主说：“那洋兵他不捉别人老婆，我就不疑他了。”

不磨说：“我没有凭据，不好去说的。你自己去寻吧。”店主听了这话，便哭着出去了。不磨遂上马趲程。看看天气和融，一路行来，甚觉自在。不多两日，又到沧州地方。

要知沧州地方情形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蝶隐加评：

此回多微言。阅者当细读之，不可轻易放过。

死者之衣，即为生者剥去，的是庚子年道中实情。

东光县树林人头，较之酒池肉林何如？

义和团借“不畏枪炮”四字，哄动一时。愚民信之，已觉可怪，不料一班士大夫，亦复蠢如鹿豕，国家事乌得不坏！

梅军惨杀拳匪，据闻亦属私忿，并非因公罪而诛也。

写出一个东光县糊涂昏愤的情景，俨然如画。今之自督抚以下，类同然也。

洋兵一节，大有所指。亦纪者之微词乎？

第七回 居庸关刘提督奏捷报 张家口沈道台赚敌兵

话说不磨离了东光，将到沧州之际，正是刘光才刘提督得意破敌之时。且将不磨这番到沧州情形，按下不表，先把刘提督守关的情节演说一番。

说起刘提督，也算是两江发来的一员大将了。七月二十一日，两宫出狩，直到驻蹕太原，中国廿一行省勤王兵将，并无一人敢出兵对敌。只跟着太后、皇上，一大堆的人马涌来涌去。江苏巡抚鹿传霖自请率兵勤王，到了半路接着了圣驾。皇上一见他，便欢喜赞叹，说他是参过刚毅的好官，要他入值军机，派他为一员军机大臣。就将他带来的江苏勤王军，交与刘光才总统，要他防守居庸关，不得擅离寸步。刘提督奉到了恩旨，立刻到营理事。看见这个苏州抚台当过的差使，如今给他武官当了，便把他兴头的了不得。一天到晚，带领着这一群新招来的乌合之众，全部江南勤王兵丁，扼守居庸。虚度了一二十天工夫，点兵扎营，忙个不了。

一日，正当分布之时，忽然有人报道：“前面已有一队洋兵，打着一个鹰的旗号，吹着喇叭，步伐整齐，一步步逼近关门。”刘提督听了，大惊失色。将要拔队退让，忽然炮队里面在关上镇守的兵丁，有一个不知死活的，趁这当口要去推关上大炮回来，却忘记退出炮弹，毛手毛脚，不料误碰关捩，轰隆一声，俨若山崩地裂，放出一个七生的大炮。这边刘提督大队不知是自家营里炮机发作，都当作洋兵攻进关来，没死命大家一阵乱跑，一个个从人身上挤过去。顿时关上关下，逃得一个也没有，仿佛是一片荒地一般。

那里德国兵将正在扬扬得势，夸示军容之际，忽然青天霹雳，一弹当头

，无意中损伤了许多兵卒。以为中了诱敌之计，只好严兵退守。当初各国联军攻入北京，如入无人之境，颇有藐视中国之意。后又为议和大臣的照会所惑，不许直隶境内兵士与洋兵接战，区别官与拳匪之分。德国兵将人人痛恨拳匪党羽杀死他使臣克林德，正要借此机会，直入内地，以图泄忿。不料走过直隶境界，并无一兵一卒。后来走到山西交界的地面，忽然受此无端之祸。那时德国将官用〔望〕远镜遥视一周，知道这居庸关是一重险要所在，深恐再为敌人所算，也就勒兵下寨，再作道理。

这边刘提督退走三四十里，方才鸣金收军。一时溃勇逃兵，络绎喘息而至，一个个面无人色，像是很辛苦的一样。到了晚上，依着总统号令，即在草地暂时歇息。

等到第二日天明，一早起来，刘提督不见一丝动静，不免疑心。终究他是个老军务出身，晓得打仗的规矩，看看敌兵不来追赶，料想敌兵是未曾入关。起身收拾，摺洗已过，传令帐下选派一人充当侦探，出营探听军情。叫了数声，手下并无一人答应。后来好不容易找着一个从前跟他打过长毛的老哨官，勒派他改扮出营，充当探子，打探消息。这个老哨官敢怒而不敢言，怒气冲天的回到自家帐中，改扮一个叫化子，逡巡而去。一路怏怏，无精打采，还淌了许多眼泪，埋怨自家不该来的。走了半日，出得关门，那里知道并无一个洋兵洋将的踪迹。心里好生诧异，随意问问乡民。却都说道：“昨日洋兵并未进关，亦未放枪放炮。受了关上一炮之后，那些洋鬼子都吓慌了，逃走去了。”

这个老哨官一听此信，不由得心花怒放，欢喜非常，扭回头去，更不问人，一气跑到刘提督的行营。老哨官当初出营的时候，只道是有去无还，迟一刻好一刻；这会跑转去，恨不得生出双翅，瞬息飞回，早一时好一时。一进营门，不待通报，不换衣服，一直跑到刘提督面前，请了一个安，指手画脚的放开嗓子乱说。

刘提督起初倒吓了一跳，后来听得洋兵是被我们营里放炮打回，骤然间不敢十分相信，立时立刻要查问是谁放的大炮。当下就有一位炮队营官出面自认：“是标下看见洋兵追得太急，势头太凶，不待禀明大帅，猛然放了一声大炮。幸喜邀大帅鸿福，杀退洋兵。”刘提督听了，不觉狂喜，连说：“你真能办事！”忙叫军令官呈上功劳簿，把他俩功劳记上。立刻传令拔营起身，回扎居庸关之上。一面杀猪宰羊，庆贺得胜；一面祭旗报赛，分赏将士。

接连又忙了数日，不见一个洋兵窥探，以为这些洋兵真的被他们打败的了。且说这日犒赏已毕，又请出幕中高手，替他做了一个报捷奏折，到太原行在去报捷。奏折上说得洋兵如何四面猛攻，奴才如何百计防御；洋兵如何败逃，奴才如何追杀。说得一个天花乱坠，好不威武，好不体面！那个炮队里营官

、侦探的哨官，亦替他说了许多好话，随折保奏两人一个副将衔，一个遇缺即补的游击。

看官记着，这回就是刘提督上邀两宫知遇的张本，后来还想放提督做实缺呢。都是后话不提。

且说这次德国兵丁受了意外之祸，更加忿怒，节外生枝，在北方横七竖八，吵得个直隶、山西、山东一带人民鸡犬不宁。后来幸亏得一位被刚毅参革发充的道员，会说德国话，劝了他几次。那德国兵官见他话说得有理，只好让他占些便宜，退兵而去。

说起这位道员，并不是别人，就是在南边大大有名的，一个出洋学生，姓沈名敦和，别号仲礼。记得那年刚毅到江南地方搜括民财的时候，说他私卖吴淞口炮台，罪大恶极，奏请革职拿问。后来议罪遣戍张家口之外。沈道台自从到了戍所之后，抑郁牢骚。想到中国国家政治，不由得悲愤填胸，也就沾染了些酸丁习气，终日咬文嚼字，吟咏起来，排遣这无聊愁闷。自此以后，那沈道员遂时时作诗，作诗之外，又学作文。埋头发愤，大有进步。不上一年，所作的文章诗词，哀然成集。

一日，沈道员正在作诗，也无人通知他近日朝事竟是天翻地覆，只听见外边人声鼎沸，德国军乐之声，洋洋盈耳。他忽起了一片感慨之情，恍惚如在上海练自强军一般。遂不问情由，三脚两步跨出门外，探听消息。出外一看，不由心中惊骇：“怎么这里也有德国陆军！”想了一会儿，想不出道理。只见乱民逃勇，如海水一般，纷纷逃出张家口口外。

沈道台以为中国已经灭亡，德军进至内地略地。一看就看呆了。就有人劝他快跟着一班逃难的逃走。但是他平时尚有八九分见识，不肯随声附和。反而立定脚跟，等到德国兵官骑马的走到面前之时，打着德国言语，高声朗问。那德国兵官自从破了北京，走过直隶全境，从未听见一个中国人会说德国话。听了这里有一位会说德国话的，便另眼看待。立时下马，握手为礼，笑问缘由。

沈道台通过姓名，又将他自己得罪缘故，约略说了一番。那德国兵官一听是沈道台从前曾到过德国的，又听说是被拳匪头目刚毅所害，反加敬重，要请他到行营里面细细叙谈。德国兵官又将攻破北京，两宫西走的话，告诉沈道台。沈道台称谢他相告之意，辞别而回。再回到寓处一看，已是人影全无，都从后面逃走得一个净光。沈道台思量打点川费，暂时逃往别处避祸。

计较已定，将要出门，忽见刚才说话的那个兵官，也跟踪而至，开口便邀沈道台到张家口关上作个通事。沈道台身不由己，只好随同出门。不料走上关口，那些逃兵乱民，以及守关将士，更不见一个影子，但见德国国旗，飘飏空际。沈道台一见，便知此关已为德兵所占，不由得心中动了爱国之念，滴下几

点泪来。此时身子又为众兵所拥，更不能如前之自由，不知此去，是凶是吉。只好仗着胆子，抵配一死。顿时放开脚步，比那些练过的兵将，反强壮了好些，走得更快。德国兵官遂邀他进了行营，带他去见德国统帅。统帅一见，欢喜非常，亲自出门迎接。入厅握手，相与为礼，述了些向慕的意思，又慰问他得罪之故。又告诉他两宫现住西安，和议已经开议，并无敌兵侵犯，要他宽心。沈道台此时方知两宫已往陕西之信，谢了又谢，立时起身相辞。

这位德国统帅不待说完，即要央求他去采买军粮。沈道台立意不肯，说道：“我是一个罪人，遣戍在此。我要是替你们强买民间米粮，送进营来，愈显得我是一个汉奸，他日更有不保首领之祸。务请另派别人。”德国统帅不由分说，强来相求，说是：“你替我代了这个劳，将来你有事，我也可以依你的。”

沈道台一想，也是不错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就对德国统帅说道：“此地民贫地瘠，平时贸易绝少。除非我到地方官那里去设法。但是贵国兵初到此间，未免令民间惊惶失措。不如请你发号施令，暂且移兵下关，择地安营，我好找地方官去说话。并且将贵国兵将的好意告知，只要地方随时供应，并不丝毫骚扰地面。我劝地方官按日馈送军粮，也不要贵国丝毫破费。贵统帅意下如何？”

德国统帅一听大喜，连连点头说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！我自从到中国来，从未听见这么样一个能说话的人。你能办得事，说得出，反把你降罚在这里，怪不得你们中国要乱了！你赶快出去对他们地方官说，快把东西办了来才好。”

沈道台又领着统帅走到檐外，用手指着关下一块平阳地面，说道：“这里是这里都统练兵的校场。要是贵国统帅兵将驻扎此地，房屋既是现成，转运又极灵便。”德国统帅身上摸出一个千里镜，四下一看，果然是一块好地，比关上宽敞了好些，连说：“好！好！好！”立时吹起洋叫，传命掌号，在练兵场安营立帐，又分派十人在关上看守国旗。沈道台乃向统帅借了马匹，下关而去。岂料德国统帅忽然大不放心，又分派十个马兵，随同前往。这里德国全军遂在关下校场安营，守待地方官馈送军粮不提。

且说沈道台带了十个德国马兵，先到都统衙门。内外一看，谁知堂堂镇守衙门，也无一兵一卒，连那位都统大人也不知跑到那里去了。幸喜军储在僻暗地方，封锁依然无恙。十个德国马兵，注意在沈道台身上，也不理会这些。

沈道台阅视一周，重复带了十个德国马兵，走到德全县县衙门。这德全县知县是个科甲出身，最无胆识。听见一个中国人，带了十个外国马兵闯进衙门，吓得满身发抖，一语俱无。后来想到是个中国人，大约无妨，硬着头皮，大胆请进花厅相见，问明来意。沈道台告知筹粮送敌，暂保平安，只要他随时供

给，可保他满门不死。那知县听说是可以保得性命，立即满口应承。抵桩白做了这任知县，开了县里常平仓，尽情让洋兵来取。心上还想：“这时候我进了贡，将来外国人倘若得了大清国的江山，我还是一个开国元勋呢！”马上应诺，更无阻碍。沈道台说：“既承老兄应允，这是满城百姓之福了。但须立一个印单，认明每日供给多少，我好用一个缓兵之计。”这知县发急道：“我这缺是个简缺，那里每日可以供应得起？只好尽此职守，常平仓里东西，让他拿去就是。”沈道台说：“老兄说的真可发笑，他用强力来夺，你好不由他拿么？你还要同百姓家去商议，捐助捐助。不要等他们洋兵拿刀搁在脖子上再拿出来，那就晚了。”知县道：“这时候大家都逃走了，我从何处找人去说？还得列位再到宣化府府太尊那里，去商量商量。”沈道台一想也是有理。辞别了德全知县，一路带了十个德国马兵，再到宣化府府中。那知府也是一个科甲出身的顽固党，一见沈道台带了洋兵进门，便有十二分不自在。只是恐怕撩拨了他，要断送自己性命，只好勉强出来应酬。沈道台说明来由，他便左右支吾，不肯直截应允。一时说：“我兄弟是一个做清官的，没有钱。”一时又说：“我也不忍拿了中国的粮食送与鬼子去吃。”

沈道台听了这番议论，明知事不投机，只好一揖而去。这个知府也是个小心胆儿，又恐怕沈道台回去，挑唆洋兵来攻他的城池，便叫人送了一桌酒席。岂知沈道台更无下落可寻，酒席也没处去送，只可惴惴待命。

沈道台辞出宣化府，一路怏怏而回，更无别法可筹。将要走回张家口市口之时，忽然遇着一个乞丐，大惊失色。

要知沈道台遇着何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蝶隐加评：

刘光才之战，言人人殊，此段或其实软！

居庸关打着旗号吹着喇叭而来者，洋兵之游骑也。数游骑而令中国兵将骇乱如是，岂不可叹！

沈仲礼此次诱敌，颇得用兵之法。

德国统帅所言中国未有一个能说话的，一句骂尽中国官场。

“科甲出身，最无胆识”八字，骂尽中国读书人。

中国官善于发抖。一种定相，咄咄逼人。

德全县知县想做开国元勋。中国官那一个不存此意？

仲礼说洋兵用强力来夺，一篇婉讽之词，可惊可痛！

宣化府知府守旧党之怪相，如见其肺肝然。

第八回 逃都统重入张家口 废道台二赚德国兵

话说沈道台在宣化府、德全县两处劝出供给，保全民命。不料被这些知府

、知县一味支展，不肯直截了当依着他办。沈道台一场没趣，闷闷而回。将近走回张家口地方，忽然遇着一个乞丐，独自在那逼仄道上，踉跄而行。沈道台一见，大惊失色。

你道这个乞丐是谁，原来就是镇守张家口的都统。他因为要逃命，所以乔装改扮，希图掩饰旁人耳目。不料沈道台是认得他的，一眼就将他识破，急忙下马，将计就计，连忙向他行了个礼，执着他的手，说道：“大人，你叫我寻得好苦呀！快快上马，到大人衙门去再讲话。”这都统是个旗人，向来是糊里糊涂的。这会子被沈道台蒙头蒙脑的，出其不意识破了他的行径，他就呆了。又见他后面跟着十来个外国马兵，更一时摸不着头脑。欲待要说他不是都统，分辩几句，这沈道台早已不容他开口，扶着他就上马，叫外国马兵护卫着他。自己又问马兵匀了一匹马，加鞭疾走。

一时回到张家口都统衙门，各自下马。沈道台对了马兵打了几句德国话。德国马兵也不跟进去，就在衙门外头站着。

沈道台扶了都统，进了衙门，到了花厅，再向都统告罪道乏。然后又将请他开库供给，保全民命，商量收回关地办法，详详细细说了一遍。沈道台又恐再蹈宣化府故辙，忙用哄小孩子的法儿，又同都统说道：“我听见洋兵说，六七月间，拳匪攻打东交民巷，皇太后尚且送各国公使的西瓜水果。这又是什么时候，又是什么光景，他要我送些水米，就送他些，也无妨碍。况且这个关口并非失守，大人送了粮草去，我包管这个关口在我身上讨回，不用一兵一将，就可成功。将来大人还要升官呢。”

那都统听见了这些话，把他喜的眼睛都合不了缝，竟把洋兵之事，丢在九霄云外。想着皇太后尚且要送外国人东西，我们做奴才的，更不消说了。又听见沈道台说包在他身上，不用一兵一将，可以收回关地，想：“他是会说外国话的。只要看刚才在路上，跟他的那些外国兵，他要行就行，要止就止，着实要有点本事。我想我此时不如一口应允了他，倒省得许多噜苏。”

沈道台见他允了，又告诉他须要写个照会，立个草约，要那外国统帅允许不骚扰地方，方送供给。都统到了这时，无可不可，一一依着沈道台办理。沈道台又去寻了纸张笔砚，打好草稿，送过都统看了。这位都统是世家出身，不大认识字的，只看见沈道台大字小字写了一大篇，他就装了假样，说：“我都看过了，就如此办吧。”沈道台替他抄写了一份，写成一个照会公文的格式，要都统盖印。

都统这一惊却非同小可，顿时哑口无言，目光直瞪，喃喃自语道：“我这颗东西还不知放在那里呢！”后来沈道台说：“只怕还在里面。大人，你可到里面去寻寻看。”都统胆小，恐怕衙内有洋兵埋伏，被他捉去，不肯独自

一人进内，逼着沈道台，要他一同去。沈道台也只好跟进宅门。穿进内堂。当至内室，果然看见一个印箱，高高搁在衣箱之上，依然无恙。

都统喜出望外，即忙取下，交付沈道台。沈道台又因无钥匙可开，立将小锁扭断，又寻到印色，将公文盖过了印。都统也随手打开衣箱，将乞丐行头改换。沈道台等他把衣裳穿好了，还将印信交付与他，要他紧紧带在身上。又谆谆嘱咐他不可遗失，倘若失了，要性命相关的。都统撵撵答应，不敢有违。前头在沈道台面前那种骄傲的样子，此时不但一丝没有，而且这时候情形，竟与中国所传说的孝顺儿子一般，说东就东，说西就西，竟自不敢违拗一点。

沈道台又觉好笑，又觉可怜，拿了照会草约，辞别出衙。这都统又慌张欲哭道：“你要去了，我就要被洋兵杀掉了！”沈道台一听这话，想起这都统平日又是怨声载道的，又怕乱民乘机杀害。踌躇了一会儿，遂留了两个马兵，要他守着都统衙门，不许放乱人进去吵闹。这两个马兵终究受过文明教化，是有纪律的，见了都统，果然格外规矩，举枪示敬。都统一时又慌了。沈道台告诉他：“这是军中最敬重的礼貌，还要举手答礼。”都统依着沈道台说的做去，果然这两个洋兵面上露出欢喜之色。

沈道台分派停当，上马径去。直到校场，去见德统帅。告知华官肯尽地主之谊，照礼供给。只求严肃军令，不得骚扰民间，静听和议开议，保全两国交谊。随手在怀中取出照会草约公文，交付了德国统帅。随口又翻译了一遍，念与德国统帅听明。又请他回复一个照会，签字画押，派人送去。又说此地居民避兵，一切米粮，须待明日收队之后，方能派人送来。德国统帅欢喜允诺。沈道台又请派兵弹压，统帅也依允了。

沈道台又到街头巷尾，找寻都统的书役，一路吹风送信，要他们回来当差，保全他们的性命。果然一夜工夫，招集了一大半。等到次日，再进都统衙门，告明都统，请他开库代付供给。随即呼唤衙役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齐齐整整，一个个戴上红缨大帽，束上红绿腰带，都到库房伺候。打开库门，先请都统看过库里存储的东西，分了十分之一，开上一张单子，叫衙役扛抬出去。

都统看了，说道：“这太少了，不够的，不够的！不如一概送给了他，免得他晓得了，说这里有东西藏着不给他，又要来抢，还要杀我垫底。”沈道台说：“我自有法子抵挡。这会子一一都送给他，他若是再来要，却是难以为继了。”遂请都统封了库门，亲自押着衙役扛抬供给礼物，走到校场德国行营。这班衙役虽然怕死，然又不敢不进去，一个个都怀着鬼胎，蹑手蹑脚，不敢出声。只倚仗沈大人会说外国话，如今送他东西，大约不会吃洋枪弹子的，于是壮着胆子，抬进营门。德国看门营官接了礼单，呈上统帅。统帅接着一看是：

犒赏军士元宝库银 四十锭（计二千两）

上白细银麦面

四百包

小 米

一千包

高粱汾酒

四十坛

军 煤

一千担

马草料

二千担

德国统帅看过之后，甚为欢喜。只是没有牛羊肉，颇觉不便，又请沈道台来商议。

沈道台说：“如今百姓们都被洋兵吓跑了。要办牛羊，除非是要百姓回来，方有法想。但是百姓看见洋兵在此，断断不敢回来的。除非是贵统帅写上一张安民的告示，写明不骚扰地方的意思，签字盖印。一如办照会的办法，要他们照常安业，自然我可回去问百姓买了送来。”德国统帅一想：“以前的事也是自己的错处，为甚么不先出告示，晓谕百姓以行军到此之意。”听了沈道台一番言词，心里很是抱歉，连说：“有理，有理！我果占了这地，没有百姓也是枉然。”营中没有会写中国字的，只得也请沈道台代劳，出了一张晓谕百姓的谕单，立誓不扰民间一草一木，要各人各安生业，不得惊慌。这些扛抬供给的衙役听了这话，顿时出去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把一个张家口偌大一个市面，一时传遍。果然百姓们就有回来做生意的。沈道台回去，又劝都统下令，有献羊一头者，赏银五两；献牛一头者，赏银十两。百姓们听见洋兵要用牛羊，深恐被洋兵抢去，都牵来卖钱。不到两日，在都统衙门收买了羊三百五十头，牛一百七十头。后来愈来愈多，张家口市上，不但忘其为洋兵占据之地，而且熙来攘往，更比洋兵未来之前热闹了十倍。张家口左右前后乡村里，牛羊鸡豕，无不送到张家口都统衙门求卖，把个都统衙门，一时变作一个批发牛羊行家。这些百姓看看人来得多了，都肯落价售现。沈道台揣知来者好意，不使空回，务使如愿而去。这班镇守都统手下的营兵，打听得未出乱子，反在衙门里做生意，以为又有外快可得，渐渐都回来应卯吃粮，颇有卫文公重兴故国、百姓忘亡的情景。这要算是沈道台无量功德了。北京联军、天津各处外国人，听见张家口有牛羊囤积甚多，一个个都带了现钱，到张家口向都统批发。

沈道台除了馈送德国统帅之外，又反赚了外路客商大宗银子，竟将前日库款弥补无缺，又将多余的一一交付都统，分文不染。把个都统欢喜得了不得，恨不得叫沈道台几声救命恩人、生身父母才好，心里着实佩服他、感激他。想来想去，无可为报，竟自出面打个电报，与山西巡抚商量，说他种种好处。又打个电报与议和大臣，说得他如何有功。三面合奏，竟保举他消除遣戍罪名，赏还道台，还加上一个大红顶子。

这里沈道台看看洋兵占据关地之后，自从送了些供应过去，果然不常出来

抢劫。一时又得了放还的喜信，于是愈加感激图报。前日骗了德国统帅下关驻扎，胸中早有成竹。一日，跑到德国统帅教场行营里面，对统帅说道：“贵国移营此地，幸喜中外相安，兵民无事。虽是出了安民告示，百姓们虽然有些回来的，然而乡村里百姓终究有些疑惧，深恐他们不知贵国兵将在此驻防，一时偶有冲突，致伤和气。贵国营中现在并未竖立国旗，教这班乡民如何晓得？我想明日代贵国营中立上旗杆，扯上国旗，一则好显贵国的威武，一则也好叫远近百姓都知道统帅的恩惠。一切事体都是我去包办，仍旧不劳贵统帅费力。只求贵统帅出一照会，交与我姓沈的，只要我到营中，不来拦阻，我去办来如何？”德国统帅一听此言，晓得沈道台到过德国的，知道德国军律，军前不立国旗，便有辱国之罪。统帅来时，只带得一面国旗，已在关上挂着，一时那得两面国旗。深恐沈道台讪他无礼，便耳红面赤，一口答应。随手又在身上摸出一张纸片，写了照会，说有中国人来到营中代立国旗，阖营不得拦阻云云。

沈道台接着辞了出来，竟到都统衙门，与都统商议。对都统说道：“今日是我收回关地之期，大人等我回来，与我贺功。但求大人派人帮助，方能有成。”都统说：“洋兵不来吵就罢了，又要去惹他做什么，收甚么关地！你看我手下的兵了，一听洋兵来，就跑个精光，那一个是洋兵的对手？你不要去闯祸，又来连累我。我劝你不要去多事。你还是在我这里吃吃酒，开开心罢了。你何苦又自寻烦恼去！你是个聪明人，怎的也会这样糊涂起来？”沈道台说：“我是不用一兵一将，就可以收回关地的。只要你派两个木匠、两个泥水匠，再交付我一面龙旗就够了。”都统说：“你这个人敢是疯了？那么多洋兵，你打上龙旗，带了四个泥工木匠，你就抵敌他住吗？你又不是孙行者，有天大的神通；你又不是千手千眼的观世音菩萨，会变戏法。你这么个文弱书生，就能吓退洋兵吗？你不要是想带了泥水木匠去，打地洞逃走！祸福我二人当之，你不要又想法子撇开了我。我是万不能够放你的。”沈道台说：“大人说那里话来！你不用管我，我包管你去夺回关地，祸福我一人去当就是了。你又不拨兵丁与我，好歹害你不着，你放心就是。你迟了时刻，误了我的事，收不回关地，你将来得处分，我可救不得你了。”都统无奈，只得给他一面龙旗，又叫雇了两个木匠、两个泥水匠，带上锯子、斧头、锄头、铁耙，随着沈道台扬长而去。

都统看了，叹道：“我不想今日抵敌洋兵，是用这般兵器的，怪不得我们枪刀矛子都没用了！”不由心慌肉跳，坐卧不宁，恐怕沈道台抵敌洋兵不过，逃了回来，牵涉于他。正想逃走，门外又有两个看门德国马兵，恐被他拿住不放。只得埋怨沈道台害他，时时在衙内拚命饮酒等死而已。正是：

书生自有擒王计，将士原无杀贼功。

要知沈道台此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蝶隐加评：

旗下人是糊里糊涂的。一语骂尽。

哄小儿的法子哄今日政府，诸公不知能行否。我欲向作者一叩也。

都统平日怨声载道，恐其被人乘机杀害。沈道台有特识，安得处处有此人？

都统嫌送礼不够。再送一座中国江山何如？

旗兵打听无事，又来应卯吃粮。中国兵那一个不如此！

沈道台交付盈余银两，弥补库款，一大乐事也。彼牟利之徒，焉知大体骗了。

德兵下关，胸中早有成竹，岂今日贸贸然者可同日而语。

都统说手下兵没有一个是洋兵对手，颇有自知之明。

都统说人糊涂。我不知中国人明白的是个甚么样子！

第九回 沈道台三赚德统帅 郑监司骈首太原城

话说沈道台接了龙旗，带着木匠泥工，并不去向别处，一直跑到张家口关城之上。打着德国话，对看守德国旗的德国兵说道：“你们统帅因为营中没有国旗，不足以壮国威，特地叫我来取国旗，移挂营中，以张体面，并且要你们一同回去休息。”忙在袖中取出那张统帅写的文凭，交给德兵看过。这些德兵久已知道沈道台是统帅敬重的人，又见有统帅不得拦阻的文凭，不敢有慢，任凭他所为。

沈道台立唤木匠，取下德旗，换上龙旗。随手又在关上寻到两块石板、一根旗杆，叫木匠泥水匠扛着。这些看守旗号的兵已经收拾停当，遂一同下关。回到校场德国营盘，叫他们各自回营。身上又取出那张统帅签过字的文凭，送与守门营官看过。立时相定地方，掘土竖旗。七手八脚，顿时竖好。沈道台拍手称贺，洋兵拍手答礼。诸事已毕，沈道台吩咐木匠泥工回去通报都统。他自己却直进统帅营中贺喜，告明竖旗之事。

统帅出门一看，果见一面德国国旗，半空飘舞。赞叹沈道台真能办事，笑容可掬，甚为亲密。沈道台也欢喜相迎，随口又将关城之上十个德兵送回营中的话，告知统帅。统帅闻知大惊，说：“我尚未传令，谁敢教他们回来！”沈道台说：“这十个德兵是看守德国国旗的。德国国旗既到此地，自然要叫他们回来。”德统帅忿然道：“这个旗子是关上那面旗子吗？”沈道台回说：“正是正是。我是中国人，我不取那面旗子回来，我从那里有德国国旗？我不扯上这面旗子，我将何以报命？”德统帅大骂道：“你好大胆，擅敢下我的旗！他们竟听你下么？”沈道台道：“贵统帅有文凭在我手中，谁敢拦

阻？”德统帅猛然想着昨日之事，方知己受沈道台之骗，怒目相向。又想着前次移兵下关，已早中他调虎离山之计，口里不由的胡言乱骂。

沈道台道：“我在贵国当学生，以及做随员，贵国大皇帝、大丞相也常常见面，从无此等恣睢之态、不堪入耳之言。贵统帅身为武将，于国体有关，不得如此无礼。我知贵国军律，国旗、军旗不得分作两起。我代贵统帅包荒，代贵国示武，贵统帅当知所感，而顾全尔我两国交谊。不然，我一待死罪囚，有何所畏！若贵统帅所说被我所骗，此更为全球所笑。贵统帅赫赫大将，何以见识反出我下？依我看来，贵统帅不如就此将人情送与敝国。敝国他日议和之后，或可换与别项利益。”

德国统帅回思半晌，终觉是自己的错，说了出去，反被他人耻笑。心中虽怒而不敢言，反作笑脸相迎，对着沈道台说道：“我是吓吓你的。你们中国人最怕俄罗斯的恫吓，我也来吓吓你。不料你倒比他们都统有骨气。你回去对你都统说，要他自此以后，用心派兵看守，不要再被别人夺了去，那时就没有这样便宜的事。”沈道台极是会说话的，到了此时，被他这一场抢白，反觉哑口无言，难以回答，只得硬着头皮说道：“统帅放心。敝国都统要是肯让与他人，今日也不想收回了。”德国统帅又说道：“我也打点回驻北京，只要华德西伯爵再有一个电报来催，我就此动身。你回去也告明都统，叫他不要担心害怕。”

沈道台辞别出门，回到都统衙门。以为这场大功，都统必定另眼相看，欢喜奖赏，或有安慰勉励的话。不料他心怀嫉妒，一见面便作色道：“怪不得人家说你是汉奸，怎么你一说，他们洋兵就这样相信你？我不信你这张嘴有这样本领，你一说他就怕了，你就可以收回关地！明日我也要去学外国话呢。”沈道台一听此种议论，心中仿佛浇了一瓢冷水，忿不可遏。明知他要攘功，深恐占了他的面子，故此发出这样话来。一时知几，急思避祸远去，不由动了一个思家之念。遂面禀都统道：“这不过是报答大人今番提拔之德，算不得什么事体。职道既蒙大人保奏，赏还道台，职道离家日久，受了这场风波，宦情已淡，只想归家伏处，苟全性命。今幸关地收回，兵民无恙。自此以后，没有什么事可办，大人已无用职道之处。职道拟请赏假几个月，明日动身就回南去。方才德国统帅已言过，不日即须回驻北京。只要大人用心保守着关地，不让别国占据，损了他德国的名誉，他也无话。要是大人再和前日一般，平白弃地而逃，送与别国，他可不答应。职道就此告辞，望大人以后尽心竭力，死守勿去。不要叫外人常常瞧不起咱们中国，就是莫大的光采了。”说毕，打了一躬，立时辞出。

都统脸白了红，红了白，要想勉强挽留沈道台不要他去。不想沈道台第二

日一大早，已经动身长行，并不往德国统帅营中告别。就此一鞭南指，先回太原。

不上两日，行在有电谕到张家口，派沈敦和办理山西教案，着令迅速前往。这里都统急了，派了两匹快马，日夜追赶，一直追到太原省城，方才追到。呈上电谕与沈道台看了。沈道台忙去见抚台，商议办理此案。岂知山西教案不止一起，合计全省大小共有二百七十余案，杀死各国教民七十四人。各国声罪致讨，声势汹汹，大非口舌所能了事。

沈道台一接此谕之后，本想力辞不办，又恐别人办理此事，不识门径，中国愈加吃亏。陡然想起一人，可以商议此事，遂电请一位有名的西国大善士到了太原。果然不消一礼拜，商议定了，将这桩大案消灭得无形无影。而且比别省办得更好，赔他银子，仍是用在中国人身上，不是赔给外国人手里。

大凡地方上教案，起首都是有激而成。地方官果能平时尽地主之谊，结纳外国教士，约束中国教民，自然相安无事。即或遇着有事之时，力能据理相争，延聘西国律师，代辩是非，剖断曲直，也还可补救一二。然而已是下而又下之策。不料这班不肖官吏，更没有一个有人心的，都是一班蠢虫。平日既漫无处置，临事又极仓皇。只好拿着百姓出气，杀些不安分的地棍，赔些银两，就此含糊了事。究竟杀的人又不是闹事的，连死了做鬼，自己也不明白！

前头这位山西抚台毓贤毓大人，正中此弊。一心只知道痛恨洋人，又不知道自己修明政治。在山东做知府的时候，就是这样糊涂。被朝中一位大臣赏识了他，将他不次超升。一二年工夫，就升到山东巡抚。后来又因外国人说话，把他调到山西。不料他到山西，愈加痛恨洋人，不论他是洋官，是洋百姓，一齐都当作眼中钉看待。尤其痛恨洋教士，他常常要生吃洋教士的肉，并不是为国际上交涉，痛恨外国人。只因山东巡抚是个大缺，为了一桩教案，将他调到山西。山西巡抚是一个小缺，他因此恨入骨髓，久思乘机而起。在山东巡抚任上，已经酿出义和团这般祸苗。到了山西，听见山东拳匪起事，已蔓延到北京，他就用出一个诈骗之计，诓骗这些各国传教的教士，男女大小四十余口，声称由官保护，送这些人到山西省城贡院内居住。过了一日，密传号令，派了军士围住贡院。自己带了亲兵一队，直到贡院里面，将一概教士男女，拿回衙门，绑在庭柱之上，自己动手，杀了个不亦乐乎。竟不像个做官的手段，倒像一个大强盗大流寇的行径。一霎时间，将各国教士杀完了。回得签押房，还要行文各州县，要他们照样去办。

毓贤虽是残忍无人理之人，他的母亲却是慈善的。听见他在签押房办这起公事，他的母亲得了消息，赶了出来，即在签押房中，大大的将毓贤教训。毓贤无奈，只得罢手，还骂了许多不中听的话。这个风声传了出去，就有些不成

人的狗才、想好处的下属，借此讨好，因此成就这二百七十余件教案。

各国联军既破京师，两宫西狩，有旨将毓贤正法。毓贤此时已经被罪，充发新疆。正行到甘肃省城，陕甘总督将旨意宣布，立刻将他斩首。

朝廷以为杀了毓贤，就可以平各国之气。谁知联军各帅还是不肯罢休，必要惩办罪魁，开出一大批名单。内中提出情节最重的几个，除却刚毅已伏天诛之外，随同扈蹕诸臣，还有四个应办之人：端王第一，庄王第二，英年第三，赵舒翘第四，议和大臣李鸿章接了此单之后，电奏行在。朝廷因端王系属懿亲，不得不代为恳求。往返商酌，电报打了无数，始允免端王一死，将端王发往新疆圈禁，永不释回。庄王、英年、赵舒翘均赐自尽。

庄王临死大呼：“咱们本不愿意做这事的，全是端王的主意，派下来这个好差使。怎的这时候倒反要咱们的性命，拿咱家去抵数！咱家岂是白死的，到了阎王老子跟前，再同他算账吧！”英年也是忿忿而死，说了一派激切之言，嘱咐他的后辈：“不要做官。朝廷畏祸，不能保护出力的人。就是做官，也不可出死力。做事闯了祸，还是自己当的。”只有赵舒翘临死从容，毫无一丝畏缩之色。宣诏以后，谈笑自如，还不时地问有恩诏没有。一直等到夜里八点钟，情知不妙，他才吩咐家人办理后事，拿金子来吞。吞了两点钟工夫，不见动静。对了家人哭了一场，又吩咐家人拿鸦片来吞。吞了又不死。把个监视官急了，问带来的差役可有弄杀人的法子没有。监视官是陕西巡抚岑春煊派来的西安府知府，便有长安县差人说：“小的有个妙法。只求大人陪了赵大人吃酒，灌醉了他，就可遵办。”知府果然进去请安，送上一桌酒菜，劝赵大人吃酒。赵大人很愿意做个饱鬼，不上一刻工夫，吃得酩酊大醉。这个差人跑进房里，将些皮纸，一张张浸潮了汾酒，又一张张贴在赵大人的脸上，把个赵大人的面孔，糊得内外不通风。然后将烧酒点着，按住赵大人的手脚，不许乱动，顿时将赵大人蒸闷而死。知府验过之后，然后销差。岑春煊复了命，遂电知议和大臣，转告各国公使，好将和议及一切内地教案之件，重新开议。

沈道台在山西得了此信，又连催那位西国大善士，赶由上海转到北京，再到太原。

说起这位西国大善士，不是别个，就是耶稣教中人，上海广学会里李提摩太先生。这人一生以行善为本，守着本教中救人的本旨，不肯遇事吹求。到了山西，将此事始末斟酌一番，遂限定山西官场赔款五十万两。又知道山西是个穷地方，将五十万两分作十年交清，每年只交纹银五万两。又不拿回西国作为死难的教士恤款，即在山西省城开了一个学堂，由教中人经理，即将此款作为学堂公用。招募山西文人秀士入堂读书，要使文明之化普及众生，以后永免再有民教冲突之案。此案一定，中外同称。这位李提摩太先生又知山西地方，风

气锢闭，一时仇教之心未能尽化。反复推详，想一个惩一儆百的法儿。只得将一个纵恶殃民、罪不容诛姓郑的道台，提出另议，与沈道台定他一个斩立决的罪名。其余参的、革的、充发的，一共二三十人，均免其一死。姓郑的道台神通广大，未曾奉旨，先觉而逃。后来缉捕文书四处发遍，才将他擒获，解回山西。问他口供。他在公堂之上，供出一大群指使之入。沈道台又怕株连别人，劝山西巡抚从速定夺。山西巡抚无奈，将他绑出斩首。可怜这位监司大员，虽非起首酿祸之人，只因自己功名热中，要想巴结上司，升官发财，拿了别人性命，博自己的功名。今日死作刀头之鬼，不知九泉之下见着毓贤，作如何说法呢！正是：

飞廉恶来，一介鄙夫。

助桀为虐，死有余辜！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蝶隐加评：

德国统帅中了沈道台调虎离山之计，不肯发难，是文短不是轻恕。

都统攘功，一派胡言。中国官个个有此伎俩！

毓贤痛恨洋人，是中国全国代表，又是中国官场惟一之见。

毓贤在山西诛杀教士，此篇用渡笔，惜未畅写其残忍无人之状。

郑道之死，有谓不确者，姑存其疑。

庄王临死之言，确是天潢贵胄世界。

第十回 北洋大臣拜师兄 黄连圣母遣神将

话说西安惩办端王、庄王、英年、赵舒翘之后，天下快心。虽然这是偏重一面的说话，当日要是直隶封疆大吏，果得一二有识力持大体之人，不肯附和奸庸，酿成变局，朝中虽有端、刚之跋扈，也叫他无可如何。偏偏直隶总督遇着一个旗人，这人平时有个外号，叫做婆婆，办事原同婆婆妈妈一般。当日拳匪到了霸州境地，有许多下属上禀求兵，劝他派兵剿捕。总督这时只因误听人言，不敢诛杀立威，反而将禀批驳，说下属们造谣生事。因此拳匪势力愈弄愈大，竟敢明目张胆攻破霸州城池，将霸州州官刘大老爷囚禁监牢，以为不肯附和者戒。自从四月廿三、廿四日起，一直延至五月初五，遂成不可收拾之局。都是后话，暂搁不提。

且说当拳匪未入天津之际，早两三年，即有一种无名揭帖，说是乱语所判。上面写着：

今年五月五，这时不算苦。

满地红灯照，那时才算苦。

这种无根谣言，虽是无稽之言，无奈无知小民，早已为所哄动。五月初头

，义和团头目张德成到了天津，公然到处行劫。商民合禀总督，求他剿办弹压。总督无法可施，只得把商家董事请到自己衙门花厅，拿出端王假旨，朝他们流涕，说道：“这是里头的主意，特地叫人请来的，谁敢有违！诸君可以忍耐，便忍耐些儿；不能忍耐，不如趁早迁移为是。”商家董事听了这番话，面面相觑，一言不发。辞了出来，遂各检点逃难，大沽口轮船顿时挤满。每日太古、怡和、招商三公司轮船上，总有四五百人前来买票。岂料逃者未半，业已不可收拾。

这张德成张大师兄本是船帮首领，知道北边没有几个有钱之人，在天津发财的，都是南边人。他看见南边商人，一群群由铁路火车运往大沽口船上，他心中不由得着急。遂私自率了党羽，先拆铁路，抢劫避乱商人。顿时杀人如山，流血成河，把塘沽以上一带七十二沽河里，都将死尸填满。一时天津官场束手无策，只好各自为计，由天津迁保定，由保定再分赴河南、山东。

当时便恼了一位武官。这位武官是谁？便是直隶提督聂士成聂大人，说道：“这还了得！这不是造了反么？”遂自督率大兵，由杨村拔队回津，开枪痛击。这些手下兵丁，久已闻得拳匪有魔法术，可以不畏炮火。个个自危，人人退缩。聂大人不信，走到三里河地方，看见电杆上有两个头包红布、腰缠红巾、手执红旗的拳匪，在那里口吹哨号，张牙舞爪的乱动。聂士成的兵丁看见，就吓退了，说：“这不是仙人么？怎么一枝电线杆上会站得住？”聂大人闻言大怒，立取新式手枪，向上轰击。不料连放两枪，两个拳匪依然在电杆上直立不下。这些手下兵丁又哗然道：“果然是不怕枪炮。大帅得罪了大师兄，眼见得大祸就要来了！”聂士成听了，愈加愤怒，手执长斧，匹马当先，一气冲到这两个拳匪面前，立将电杆斫倒，便叫随带的差官上去绑人。差官下马一看，谁知那两个拳匪，早被枪子穿胸而死。当初拳匪一闻枪声，便已逃避。这两个在杆上，不及下来，便已一命呜呼。聂大人下马验过，不觉大喜，叫差官拿去，传示各营。各营始知拳匪不怕枪炮，全是一派假言。各各放胆痛杀。即在三里河左右搜捕。凡见身上有一丝红布的，不是用枪刺死，即是用枪打死，一直杀到天津浮桥桥边。张德成张大师兄抵挡不住，遂逃到直隶总督衙门，在制台那边躲着。

其时制台早已得聂提督剿匪之报，一见张大师兄进了衙门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即手执长香，在宅门口跪接。口称：“与我无干，师兄不要动气。”张大师兄随机应变，厉声说道：“要我饶恕了你，不奏天庭，除非将聂士成杀了，出我胸中这口恶气，方可依允。”制台尚未回答，聂士成早已进了衙门，走到面前，向制台索办张德成。张德成见聂大人紧紧追来，不顾死活，即向总督内堂躲去。制台便将聂提督迎进花厅，劝他省事，不要惹祸上身。即将端

王假诏，取来请看。聂提督说：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剿除乱民，是我份内之事，如今在你总督衙门，我做提督的不便搜杀。料想总有时走出衙门，我在外等着他就是了。”说毕，忿忿辞出。密地传令各营，把总督衙门前后围住，不许放乱人出进。

制台闻报，大惊失色，即在衙门打一暗电，禀明端王，请调直隶提督移驻八里台，防御洋兵。未出一日，果有伪旨着令聂士成立刻回防，不得稍有迟误。聂大人接着，明知是制台的主意，无奈本朝成法，武官向例受制文官。聂大人此时只得向制台说道：“拳匪头目一时捉拿不到，尚望协力同心，严饬部下缉拿为是。不可轻纵，致貽后患。”制台只求他远去，满口诺诺连声，送他出门，再作道理。聂大人果然辞别制台，回防驻扎去了。

这里张德成得了活命，不但不感谢制台，反而出外扬言，说制台是个汉奸，受了洋人贿赂，不肯将聂士成斩首。四处流言，故使端、刚闻知，以施其倾陷之计。制台听了，惶恐万状，再请师兄进署，与他赔罪讲和。张大师兄遂说出三样事情，要制台依了他，才肯保他无事：

第一 要在总督衙门立坛练拳。

第二 要事事听他号令，不论文武官员，在街上相遇，即须下轿跪拜。

第三 要犒赏同党银十万两。

制台听罢，私想：“要做朝廷的官，只好顺从朝廷意见。既是端王、刚毅相信这义和团，自然依着他做，要如何便是如何。第一、第二两项，却于自己身上，没有什么大损，都可依得。只有第三条，要银子十万，要把我家私去了大半，这却难以答应。要想保持这个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地位，又不能不应允。”情急智生，便对张大师兄说道：“第一、第二两件，只要我出一个号令，谁敢不遵。第三件却要想法子，我包你十天之内，有十万银子送你如何？”张大师兄道：“依我说来，第一、第二两件，倒还在后。第三件却是我分赠师弟们的，一刻不可稍缓。既是你包下了，你可立个限状，待我去通告师父，奏明玉帝再讲。”制台说：“既是这么说，就在我大堂之外，立起坛来，通告神明何如？”张德成无奈，只得说道：“好，好！”

制台立时传唤手下官员，在大堂丹墀之下，搭起坛来。张德成披发踏步，装出种种怪象。拿起几张黄纸，走至坛中，拿剑拍了几下，蘸满朱笔，写出五个大神圣名目：一位是红脸大汉关夫子，一位是法力无边孙悟空，一位是酒醉大仙李太白，一位是江湖有名黄天霸，一位是再世恩人毓贤。却把“毓”字忘记笔画，写成一个“流”贤。立好了坛，拜过了菩萨，将制台限状取到。立在坛上，鬼鬼崇崇的念了一会咒语。忽在坛上高呼：“师父准了，宣某人上坛叩谢！”此时制台也忘记自己是方面坐镇，赫赫大员，只为了自己富贵

，低首下心，公服出堂，登坛下拜。将要拜完，尚未起立，张德成忽双眼一闭，令牌一拍，改变声腔，指着制台说道：“许便许了你的限期。只是师弟们延宕十日，恐不免饿死，须先问你捐三千银子，作为十日小费。”

制台被他一吓，连连叩头道：“遵命，遵命！”张德成又装出怪腔说道：“也不怕你不遵。你要翻悔，吾神自放天火烧你。”吓得制台一身大汗，忙即退下坛来，叫账房里抬出三千现银子，交给张德成。这张德成尚在坛上，高擎令牌，如庙中塑的王灵官模样一般，闭目不动。

衙中差役抬银上坛，说道：“师兄不要做这个样儿了。大人送出银子来了，你快拿去分派吧。”张大师兄又装出怪腔道：“你们赶快到辕门外边，叫我跟来的小伙计来扛。”这些衙役怕事，果到辕门外面，找着五六个包红巾的小拳匪，进衙来扛。张德成尚是左手捏诀，右手持牌，大踏步而去。这些衙役看他像个疯子一般，也不知道究竟有无法术，任他摇摆竟去。

张德成出了督署，忙向同党抬银子的说道：“抬到侯家后小金喜家去。”小伙计听命，飞奔同行。这个小金喜本来是个天津下等土窑子，张德成向无恒业，只借小金喜家作为窝顿之处。小金喜身高六尺，全体痴肥，满脸横肉，却是一双五寸长的半大金莲。此时看见张德成押着扛抬了许多银子进门，一时眉花眼笑，不由得骨头轻松。张德成恐怕露出马脚，忙即打开银包，分给抬银子的小拳匪，一人一大锭，要他们到隔壁窑子里取乐。自己却拿银子，一包包的点交小金喜。小金喜接一包，问一声：“我的人儿擀，你怎的弄上这票大银子？”张德成不暇答话，等到小金喜收完银子，方将以上情形详细说了一遍。

小金喜听罢，也欢喜的了不得，又笑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我也还有个戏法儿玩呢。”德成道：“你有什么戏法，可以当我面一试么？”小金喜道：“这又何难！你去买了火药引线，我自教你。”果然张德成买了引线火药，交与小金喜。小金喜取了红纸，糊上一个纸圈，滴上一滴麻油，将火药拌好封好，露出一根引线在外，像小孩子放孔明灯玩意儿似的，将引线点着。立时药借火力，纸圈冲天，油药同着随风上去，荡在半空中，仿佛挂了一盏红灯一样。德成大喜，一手拍着小金喜的肩膀说道：“你真是我的大帮手！有此法术，不患不成！”于是夜夜要小金喜放这红灯。自己即在外布散谣言，说是黄连圣母下凡，另有仙法是红灯照。红灯照上有无数仙姑神女，审察人间百姓。只要那个不信义和团的，便遣红灯照，烧他一个家产尽绝。果然一夜小金喜糊了一个大红灯，把火药多放了些，一时火药落在人家，把这人烧个净光。于是以讹传讹，夜间看见红灯，便说仙女来烧房子了。弄得人心惶惑，昼夜不宁。

大沽口华兵又打败仗，连连败报，报到制台衙门。制台先时因为答应大师

兄十万银子犒赏，恐怕自己挖腰包，一连上了三个假报胜仗的摺子，骗了端王，发帑大赏义和团团民。这时败报一日紧似一日，看看将近天津城，性命难保。还倚着大师兄真是有法力的痴想，请了张德成进衙，商议军情大事。张德成是个乡中船户，平日图劫孤客，谋财害命，无所不为的。这时依着红灯照声势，到处杀掠。杀掠一过，一口咬定杀的是教民，便可无事。这回重进总督衙门，见了制台，一言莫发，只说：“我也不知就里，只好请了黄连圣母，进衙商议。”制台此时犹如失乳小儿，饥不择食，只得传命，把自己坐的八轿，派了仪仗卤簿，迎接黄连圣母进衙，亲问吉凶。张德成说：“恐怕请他不到，须待我亲自去请，乃为正理。”张德成先自走出，与小金喜商议定了，随后制台派的大队人马都已到齐。

黄连圣母头上包好了红布，加上一个大号红绒丝球，身披红衣，腿着小脚红裤，竟是戏台上玉堂春打扮。升坐总督大轿，放下轿帘。轿上又披了无数红布条子，又像花轿，又像棺材罩。一路开锣喝道，到了制台衙门。制台手捧炉香，跪在先时所立坛下，口称：“下官何德何能，得蒙圣母降临！现在洋兵攻打大沽炮台，步步逼紧。不日兵临城下，便是死无葬身之地。还求圣母高抬贵手，救救下官这个狗命！”黄连圣母在轿中不肯下轿，高声喝道：“某人，你不必担忧，吾神已请张大师兄，派了十万天兵天将，在紫竹林满安地雷炸药。只待洋兵到来，便一齐轰得他干干净净。此时洋兵虽是得步进步，正是诱兵的道理。你却万万不可说破机关，等他到了租界，自见分晓。”

制台听罢，信以为真，连连叩头道：“下官无能，全仗圣母、师兄法力。”黄连圣母遂唤转驾回宫，仍旧坐了八轿，回到侯家后窑子里去。这里制台安心，专等洋兵进了租界，好行圣母师兄的法术。正是合着俗语说的：

世间无识痴心汉，朝里高官极品人。

要知圣母师兄的法术究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蝶隐加评：

聂提督痛剿拳匪，获罪甚奇。下回补出，便见分晓。

聂兵后与拳匪誓不两立，各自为战，大小战将及百次，而拳匪于是乎尽。拳匪要挟必杀聂士成而后肯战，未几聂士成战死，而拳匪终未出一战也。本朝向例重文轻武，最是恶习，而有聂士成之报，可异也。

北洋大臣奏报胜仗到京，京师以为天下可庆太平，群相称贺。比至联军入京，尚有以为诬报者。

端王犒赏拳匪银十万两。此银闻为李来中所得。

张德成骗取银三千两，可发一笑。其情其景，宛然在目。

直隶总督拜跪黄连圣母，当时同寅亦相讥刺。而鄙夫因保禄位之故，不惜身命为之孤注，其愚真不可及。

拳匪所附托之神，离奇不经，虽小儿亦知其妄，而旗员中信之不疑，即是平日不读书之故。

第十一回 董二姑刘三姑脱离虎口 布政使按察使迎拜马头

话说此时直隶总督一心妄想，等着大师兄、黄连圣母，遣派天兵天将，轰退洋兵。岂知一直等到洋兵攻破天津城池，还是一个杳无消息。那时总督单身逃到杨柳青地方，又接到李秉衡兵败自尽的军报，不觉抚膺叹道：“中国的气数大约是绝了！不然，怎么有这些天兵天将、神圣菩萨，还打洋人不过呢？”后又有人来报：制台衙门上下家眷，都被洋兵掳去。制台听了，号陶大哭。看看手下的兵勇逃亡将尽，自己想想无法，遂吩咐预备后事。同逃的家丁都怕连累，也都愿他早死，好大家散伙。遂在乡间，抢了一口棺材，送到制台大人面前。制台大人见了，又是一场痛哭，随后穿好公服，吞了鸦片，自己爬进棺材睡好。

等等不死。一直等到将近晚边，远远看见烽火连天，杀声震野。恐怕洋兵追来，不得好死，遂唤一个差官近前，对他说道：“我平日待你如何？”那差官勉强说道：“恩重如山。”制台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托你一桩事体，你可肯照办？”差官愕然不解所谓，因说道：“大人有什么事，只管吩咐。”制台道：“我并无别事，只求你腰里手枪，朝我心窝一放。”差官道：“标下不敢！”制台道：“你与其此时不肯，停一会，大家送把（给）洋兵去杀，你倒肯吗？”差官想了想，终是不敢下手。忽又有一阵败兵来报，马军们全队退去通州。制台急了，大声说道：“这时更无法想。左右前后，一无托足之处。不趁此时送我归天，还待何时！”差官无奈，取出手枪，装上弹子，掩着面孔，放了一枪。却好中了脑盖，顿时气绝。钉好棺材，埋在荒地，各自逃生散去。

可怜这位北洋大臣，平时只不过一个庸愚无识之人，今日国破家亡，妻子莫保，反做了枉死之鬼。论他境界，煞是可惨；论他罪恶，却有余辜。做了一二品大员，只知依附权奸，不敢批鳞逆谏，弄到后来，求一善终而不可得。这是他自己罪有应得，死如其分，也不必说了。

再说天津破城之后，张德成张大师兄知道炮火厉害，不是可以轻于尝试的，遂席卷平日所抢劫的贵重珠宝，走回自己船上。带了十几个伙匪，也不顾他的相好黄连圣母小金喜，扯起风帆，安排回家度日。走过各村，尚且耀武扬威，要各村各户，预备供给。一日，行到一个村庄，他仍照前日行为，带了两个伙匪，向店主人硬索酒肉。店主不肯，以致争闹，引动了左右邻舍都来解劝。

谁知冤家路窄，偏偏撞着仇人。店主隔壁一个人家，就是天津城里逃下来的难户，今日看见张大师兄自来索诈，便知道他是失水蛟龙。心中盘算了一回，要将他置之死地，除非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方能有济。即攘臂向前，一手拉着张德成臂膊，说道：“大师兄，你犯不着同他们计较。你有的是人，停一会儿再来摆布他就是了。”张德成呆了一呆道：“果然不错。少迟一刻，请来试试我的手段。”言语虽硬，脸上却有慌张之色，走出人丛，昂然而去。

店主听见邻人这个称呼，便知是拳匪头目，知他这一去，断无好消息。正在两难之际，忽见这邻人立在店旁，说道：“掌柜的，你怎的不认识这位张大师兄？你今日得罪了他，却要小心才是。”店主道：“大哥说那里话！我这村里，是不信邪教的，怕他则甚！”邻人说道：“不是说怕他。他在天津城，杀人放火，官府尚且无可如何，他还怕你这乡下人么？我劝你防备是好意，叫你留心。恐怕杀了来，你一单身人是不能抵挡的。”

店主鼻子里哼了一声道：“你说我村里无人可以抵挡他，我把个样儿你瞧瞧。”说着，就跑在里间，拿出一面铜锣，镗镗的乱敲一顿。立刻聚了一大堆的人来，围着店主就问做甚。店主跳上柜台，说道：“刚才有个拳匪，在这里讹诈我，被他抢去一块猪肉，请你们大家合力追赶。”大家哄然一声，各自携了防身器械，直奔河干而来。这店主的邻人也背了一个大铁锄头，首先奋勇追去。将近追到德成身边，猛力一锄，顿将张德成一锄打倒，正如李自成兵败落荒一般，脑裂而死。后面同来的人，看见自家队里得了手，愈加踊跃从事。一拥上船，竟将这班同来伙匪，横七竖八，打得他们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个个粉身碎骨而死。大家将尸身甩在河里，将船上所有宝贝，一齐取出，搭配瓜分。诸事已毕，大众放起火来，把贼船烧光，就此了事。

再说聂士成防兵驻扎八里台，日夜预备与洋兵开战，借着台地盐包，砌成一个防营营盘。洋兵弹子飞击营中，中了盐包，没有一弹得力。聂提督的营兵，看看洋兵利器不过如此，胆子大壮，共议出营陷阵。聂提督大喜，手执令旗，身先士卒，营门一启，勇气百倍。头一阵即夺了火车站，第二阵又得了铁路浮桥、紫竹林。租界里面洋兵，当之辄败。洋兵见了聂提督旗号，便心寒胆战。聂提督如入无人之境，左右冲突，大为得势。

正要渡过浮桥，直攻租界，不料租界对面树丛中，暗里射出一阵快炮，如连珠一般乱发，弹子如雨一般打来。聂提督向来打仗不肯落后，这回首受炮弹，跌落马下。部下兵丁正在立意破敌，不防主帅有失，遂丢了打仗工夫，共来保救主帅。聂士成蹬足大呼，退出车站，尚且勉扶差官，奋力扼守。不料乱弹中又飞过一弹，恰恰打中聂提督肚腹，这枪弹冲过聂提督肚腹，尚飞出三丈来远。部将差官眼看主将无救，遂败回八里台营中。洋兵乘势掠过营盘，直攻天

津府城。这里聂营营兵，遂各自分股向内地退去。见了拳匪，若同不共戴天之仇，无不迎头痛击，竟把个直隶全省拳匪剿灭得干干净净。

洋兵既破天津城池，北洋大臣早已不知去向。惟见各门守城的兵丁，个个死在城上，依然手托快枪，立而不仆，怒目外向，大有灭此朝食之意。洋兵看了，不觉大惊，从此佩服中国北方练兵，不敢正眼相视。当由各国代为收尸，埋在一处，封为一大京观。至今天津城外有个小山，即是掩埋此辈之处，恰恰应了前次童谣“满地红灯照，这时才算苦”两句谶语。后人诗吊之曰：

万国旌旗动地来，飞蝗铁弹集城隈。

天津城上残砖石，曾染男儿赤血来。

又曰：

诸君无术保平和，霍卫何如魏绛多。

不自内修新政治，幸毋孤注掷山河。

洋兵一面收拾兵丁尸首，一面搜杀拳匪余党，将制台衙门里官幕上下眷属，一齐囚在一处，然后再到侯家后寻着黄连圣母。岂知黄连圣母尚在围城，买了三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儿：大的叫做九仙姑；二的叫做董二姑；三的叫刘三姑。这九仙姑的名号，不知何所取义。有的说就是狐狸精外号，因狐狸成精时，尾巴上有九个黑圈，故名九仙姑。又有人说是九华山仙姑下凡，故名九仙姑。总而言之，无非是一派胡言。就是这董二姑，黄连圣母说他是董福祥董大帅的妹子董二小姐；刘三姑，是刘永福刘大帅的妹子刘三小姐，也是捏造出来的，并非真有其事。刘三小姐年纪顶大，最会勾搭相好。董二小姐也会寻搭姘头。只有这九仙姑年纪顶小，长在圣母身边，因为他进门最早，故照着进门前后，排了次序。论起三个仙姑，也不是良家子女，都是侯家后别家窑子里的丫头，全是张大师兄得了北洋大臣三千银子，代他买的三个讨人。三位仙姑平时看见同巷红信人出条子，多坐的是极阔的阔包车。他到黄连圣母家，学会了红灯照，就给他三人每人买了一部包车，到处替人看香头。因为大师兄规矩，忌讳洋字，不许叫他的包车叫东洋车，因此起了美名，叫做云车。三位仙姑的云车，响铃最多。跑起来，前后都跟着红包头小伙子拳匪二三十个，叫做云童。

这日洋兵到了黄连圣母家中，董二姑、刘三姑刚在外面看香头，只剩九仙姑在家。洋兵拿住他母女两个，打上囚笼。却早有人报信给董二姑、刘三姑两个。因此董二姑、刘三姑得了信息，脱去红衣，各自选了一个中意云童，就是这样逃走。至黄连圣母、九仙姑两个，坐了囚车，一直推到各国都统衙门。这都统衙门就是北洋大臣衙门改的，离侯家后不远。黄连圣母见了各国都统，言语不通。只见各国都统代他照了相片，重新装在一个铁丝笼里，送他上船，要他到各国游历一番。这黄连圣母，一个下贱女流，闯下大祸，业已饶他不死

，又不费分文，得以环游地球，也要算得前世修来的福气。搁下慢提。

且说洋兵得了天津，不上几日，即攻破北京。北京既破，李鸿章李傅相也到京城，开讲和议。洋兵尚是进兵不已，又从天津进兵保定。李傅相严檄两司，各保岩疆，不得与之接战，以免和议多生枝节。直隶藩司廷雍，同了臬台接到此电之后，以为李傅相有心降顺外人。他也不想学个乖巧，不等洋兵开到保定，就自己穿了公服，走出城外三十里接官亭上，远远跪着，迎接洋兵。洋兵官大为诧异，下马扶起，团团围住，问他来意。廷雍不通洋话，不知所对。洋兵官大起疑意，请他上轿同行，却派了许多洋兵，软禁他两人，不许交头接耳与跟从的人说话。走近保定城门，又见一个仪从赫耀头戴大红顶的官，拜倒尘埃。洋兵官更为骇怪，下马将他扶起。请出一位从前在过北洋大学堂的大教师，向他二人问话。始知前头在亭子上拜的是藩台，此刻在城下拜的是臬台。他两个因为得了议和大臣电报，要他迎降，故而拜倒马头，以冀饶他一死。

洋兵官说道：“他要降顺我，只要城上竖一白旗就是了，何必作此怪相？”旁边便有人说道：“这两个人极是顽固，他要知道这个通例，他也不作拳匪头目了。”洋兵官道：“他是拳匪头目么？”旁边人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我们当初在天津围城中，几乎被他杀了。”洋兵官听了大怒，立刻叫手下洋兵将他二人绑起，口里还骂道：“我看你的样子，我就知道不是好货！”此时他两个不知说些什么，心上只是后悔不迭，不应听信李鸿章电报，亲来降顺外人。于今凶多吉少，却待如何！心里盘算一回，又哭了一回。

等到明日，各国总兵官均已到齐，又接着各国公使，也到保定。即在总督衙门大堂开了大会，摆列着四五十张公案，在监里牵出他两个，当堂审问。只见两人跪在地下，口称冤枉。上面正中一个洋人，打着京片子说道：“你这两个罪犯，今天还有什么说的？我在你们中国，代你中国教育许多子弟，辛苦了十几年。你说我只会拿钱，不会教人做八股文章；只肯传教，不肯实心办事。你教你们总督围了学堂，杀我师弟，一个个斩草除根。这话是你说的么？你一计不行，又生一计，又叫你们总督照着山西毓贤的法子，骗了直隶全省的教士，去到保定，杀个鸡犬不留。这话是你说的么？你说咱们西洋邪教，抵不住你的万法正宗；耶稣基督，抵不住你的黄连圣母。你怎么今天也会被咱们洋兵拿着呢？你不拜耶稣的，却为何又来拜咱们洋兵呢？”说得廷雍哑口无言，汗流浹背。

抬头一看，正中坐的不是别个，就是平日与他为仇的北洋大学堂里的一位教习。自知不妙，顿时失色。又听那臬司哭诉道：“这些事情全怪我不上。我当初是极力的在内劝和。制台被我说的渐渐的有了回意。只有这廷藩司执意不从，他还骂我是汉奸。他仗着他与刚毅是亲戚，一味横行霸道，将我臬司不

放眼里。把我通饬剿匪的文书，一例批驳。反暗地通报刚毅，说我有反意，立刻下了一道旨意，将我革职。他心怀不平，还想杀我。亏得制台保了一折，劝我勉从众意。无奈在衙门里立了个义和团神坛，方得无事。并非我有意从匪。我衙门中现有公事底稿可查。只求洋大人到衙门取了全宗案卷，一看便知我不是个歹人了。”

洋兵官听罢，笑了一笑道：“你不过是个热中小人，知道甚么是好，甚么是歹！论起官职，自然他大你小；论起罪恶，自然他首你从。我于今与各国大人商量定了，免你一死，好么？”臬台叩头道：“谢谢洋大人的恩典！”各国公使、兵官公共商议好一会儿，写出两张判条掷下，命他二人同看。上面写道：

直隶布政使司布政使某，身为大员，甘作匪首，诛戮教民，罪不容死，拟斩立决。直隶按察使司按察使某，始意剿匪，后乃附和拳党，情尚可怜，暂且开释，以观后效。

二人看毕，一喜一忧，自不必说。顿时堂上传呼刽子手伺候。臬台此时看了藩台上绑，那一种凄凉可惨之色，不觉自伤自悔，以为从此得了狗命，立誓不再为官。一会子廷雍绑出总督衙门，顿时身首分为两段。刽子手呈上首级。堂上叫送与臬台看过，又吩咐道：“你可知道我们的厉害了。去吧！”那臬台得了命，方抱头鼠窜而去。各国公使、兵官也大家散回各地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蝶隐加评：

裕禄慷慨死节，与李秉衡同一畏罪而死，并非存心大义。

聂士成之死最惨，死时肚腹已腐，因死时适在夏日也。

张德成一无知小民，较之李自成万不及一，同为裂脑而死，意者天心厌恶，故设此严法以昭示后人耶？

二诗凭吊战士，自有身分。

第十二回 权臣构祸杀三忠 罪魁偷生难一死

话说各国联军自办山西郑道台之后，又在北京争办罪魁徐承煜、启秀二人。议和大臣李鸿章无可奈何，只得顺从各国公使之请，一连打了无数电报到西安行在，争论此事。朝廷无奈，只得允从。

原来这徐承煜就是大学士徐桐之子。徐桐本是个穷翰林出身，又是个极势利极热中的人，做官做了二三十年，不得一个好差使。他这一口怨气，无处发泄，积之愈久，发之愈烈。遂将这股毒气，一一移到同寅身上。久思借此报复，一消胸头之恨。恰好那年朝廷册立大阿哥的时候，要想选两个八十岁老臣作为师傅，遂选了一个崇绮，一个徐桐。崇绮是个承恩公，本来是穆宗毅皇后生

身之父，为人老态龙钟，虽没有什么学问，却是和气可接。只有徐桐这老儿，年纪虽活到八十岁，一味意气用事，倒像二三十岁的小伙子，动不动与人生气，又欢喜在人面前说小话。他想一个人孤立无助，与其援引门生故旧，受他们他日反噬，不若提拔自己儿子，作一根深蒂固之人。遂用严嵩遗策，想了法子，一连把他儿子徐承煜升到刑部侍郎。他的儿子既然升到刑部侍郎，两父子就在朝中横行霸道，肆无忌惮。庚子五月间，拳匪初起，与刚毅定了一条密计，在朝中说了些激烈话，激动朝廷，要想借此大杀朝臣，以为箝口地步。他平生看见办洋务的官员，升官发财极其容易，比他们做翰林的大占便宜，最为心中所不喜。庚子五月中，拳匪入京，太常寺卿袁昶袁大人首先上奏，请饬地方官剿办。此奏一上，朝廷一无成见，只恼了徐老头儿和刚毅两个。

当时朝廷接着此奏，便问军机大臣，此事如何办理。刚毅在朝堂之上，怒气勃勃，大声说道：“这义和团是奴才奉旨去请来的，法力无边，神通广大。有人敢说剿灭，即是妖言惑众。可即将他拿下，斩首号令！”这一语果然激动朝廷之怒，立将袁大人拿交刑部。次日，朝廷又集三公九卿会议此事。徐老头儿又在班中厉声说道：“自从康、梁讲什么洋务西学，人心只知向着外国人。义和团是扶清灭洋的，袁昶这贼敢说剿办，已是罪该万死，还有什么议头？赶快杀了就完了！”朝廷果然允奏。

只可怜的当今光绪皇帝，知道无故诛戮大臣，必有大祸在后。一眼看见曾经出使过的许景澄许侍郎，便传旨宣上殿去。皇帝一手拉着他，话亦说不出来，那两只眼睛眼泪只是直流，有如断线珍珠，落得满身皆湿。徐老头儿见了这个情形，不由得心中大怒，又厉声说道：“这是个什么样子！狐媚惑上，罪亦当死。一并与袁昶拿交刑部议罪！”大家议论纷纷。徐老头儿又厉声奏道：“这两个罪人，情真罪实，还要什么部议。只叫臣的儿子刑部侍郎徐承煜拿去斩了便罢。”刚毅也出班奏道：“迟便有人讲情，不如趁早杀了的好！”端王出班奏道：“方今用兵时节，不杀大臣不足立威。杀了便足镇压这些心中不服的人了。”徐承煜看见端王如此说法，就算领旨。自己派为监斩大臣，忙即起身，赶到刑部传齐刽子手，把许大人、袁大人押到菜市口。

许大人对徐承煜说：“我是身受殊恩的大臣，今日国事败坏，不能补救，死了便卸了我的责任，倒也干净。只是我身边尚有一个大学堂存款摺子，现存在道胜银行，实银四十万两。烦你代奏，不可便宜了外人。”说着，便将摺子送交徐承煜。徐承煜接着，便佯笑说道：“四十万银子，也卖不掉一个汉奸名字。不要罗唆了，赶快走你的路！”说罢，便吩咐斩讫。

这里袁昶袁大人走上问道：“我犯了什么大罪，今日要上菜市口？”徐承煜鼻子里哼了一声，笑道：“我不晓得。我是奉了旨意杀你的。”袁大

人道：“这么，你拿出上谕我看，好晓得我自家的罪名。”徐承煜大声说道：“现在杀个把人，还要什么凭据不成？我是奉面谕杀的，没有什么朱谕。你此时把我怎样？你同我赶快滚出去死！”袁昶大骂道：“朝中有了你们这班奸党，由着你们横行。我在地下等着你算账就是！”

一时将两位大臣斩讫，徐承煜便得意扬扬回报他老子徐桐，然后再到朝中复旨。后来朝中又杀了徐用仪、联元、立山。他父子愈加胆大，无恶不作。

此时端王急急要他儿子做皇帝，叫刚毅带了拳匪，把皇城里面正阳门烧掉。又放出手段，无法无天，到处乱抢乱劫。口里胡说乱道，说是“生不愿封万户侯，但愿杀了一龙二虎百羊头。”一龙就指当今皇帝；二虎就指李鸿章、刘坤一；百羊头就指东交民巷各国公使参赞随员。就是这么发狂发颠的胡搅乱搅。抢了大学士孙家鼐一家，又去抢各官各商家。抢来的东西，就在前门大街，明目张胆摆着叫卖。有人买去，又被义和团抢回再卖。一连乱了一个月。乱到七月里，又在城外村子，捉了一村大小二百四十口，硬指是教民，不论乳臭小儿，龙钟老妇，一齐在菜市口杀了。杀得菜市口一直望顺治门大街，都是无罪的死尸。

刚刚杀了未到十日，洋兵已经攻破京城，两宫出狩。此时徐老头儿打听到这个消息，一想无法，只好叫了儿子徐承煜商议。徐承煜说道：“我们平日最恨是洋人。洋文洋话一些儿也不懂得。这个时候，洋兵既然打了胜仗，自然是天意已有所属，我辈焉敢逆天行事？若是降顺了他们，当不失我富贵。不如我父子俱降了罢。”徐老头儿说：“我们言语不通，就要降他，也无一个标识，还不是一阵乱杀，送了性命，岂不冤枉！”徐承煜道：“不知今日破京城的洋兵，究竟是那一国。若是日本，是同中国一样，写着孔夫子的字，那就有法可想了。只要照明朝诸大老写‘大清国顺民’的法子，写一个‘大日本顺民’旗子，插在门外，那日本兵看了，便可无事。”徐老头儿喜道：“此计甚妙！横竖清朝的官，我没享着他的福。我活了八九十岁，还是一个协办大学士，中间又耽搁我好多年。你快快去照办，保全我这条老命罢。”徐承煜道：“要是日本国，可就有用。要不是日本国，遇着英国、法国、德国，他不认得我们中国的字，还是一个白白里，这却如何是好？”徐老头儿道：“你又来了！你怎么样也会说这糊涂话？他们外国那有这许多国名，还不是康有为在日本，变了法子多立名目，想出来骗我们的。你看古书上那有什么英吉利、法兰西等名字？”徐承煜恍然大悟，遂寻出一条黄布，写了顺民旗子，插在门外，安心等着日本皇帝进京，拿他宣召，做一位开国元勋。

岂知等了两日不见动静，只得出门探听消息。走到半路，看见一个红呢大车，也插着“日本国顺民”旗子，迎面走来。心里诧异，想道：“他怎

么也会知道这个法门？”及至车子走至面前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意气相投的启侍郎启秀。启秀一见，便下车，慌慌张张屏气低声说道：“外国人在那里拿我们呢。我方才在那桐那里听见来的。他叫我回去打点打点。我听见这个消息，只好借了他的车赶快回去收拾，再作别计。”徐承煜说道：“我降了他，怎么又要拿我？”启秀道：“你真是一个痴子！于今权在人家手里，他要杀就杀，要剮就剮。你又是仇人多的人，怎么说无人拿你？”徐承煜听毕，顿时面如土色。各自分头匆匆而去。

一直走到家中，见了徐老头儿，便放声大哭，将方才启秀言语说了一遍。徐老头儿说：“照这样看来，我这老命不牢了。”徐承煜道：“正是。我正想与你老人家商议。你老人家今年活到八十三岁，横竖活不了几年就要死的。不如你老人家寻个短见，我将一切罪恶都推到你老人家身上，说你老人家畏罪自尽。留了我这些小辈，与你老人家承宗接嗣。你老人家日后又做了一个殉国忠臣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！”徐老头儿听了，大怒道：“怎么你不想做忠臣，倒要我做忠臣！我活到八十三岁，还怕不会死？怎么你要我寻短见？我养了你这个畜牲，你不想你这个身子是那里来的，侍郎是那里来的，怎么口口声声逼我去寻死？”徐承煜说道：“你老人家不要说这些话了。我要不是这个刑部侍郎，今日外国人也不要拿我了。你老人家不肯自己去死，难道想送把（给）外国人去杀么？”徐老头儿一想不错，顿时泪流满面，抱着徐承煜哭了一顿，便说：“也罢，我就寻个自尽。”顿时在梁上挂了绳子，套了一个圈套，叫儿子徐承煜拿他抱了上去，自己伸着颈脖子，套在圈套之内。终究是做过大学士的人，居然慷慨赴义，就是这么一绳子呜呼吊死了。

徐承煜大喜，忙叫用人等到处报丧，一面赶办后事。岂知徐老头儿尚未入棺，日本兵官早已带着许多兵士到来拿徐承煜，一拉拉到一个公所所在。启秀启大人早在那里了。徐承煜一见，便惊问道：“你不是晓得信息最早的，怎么也会在这里？”启秀道：“我叫你逃走，怎么你也会把（给）人捉到？”徐承煜道：“我是放不过我八十三岁的老人家。”启秀道：“我是舍不得七十岁的老母。”徐承煜道：“我的老人家今日死了，尚未入殓呢。”启秀道：“我的老母昨日看见我被洋兵捉来，怕也要吓死在那里了。”正说之间，忽见洋兵带了启秀家人走进房来。家人一见启秀，便抱头痛哭，说是老太太昨日看见老爷被洋兵捉来，顿时痰厥，不省人事，今早五更，已是咽气死了。启秀听罢，不由伤心痛哭。徐承煜在一旁陪着干哭，哭他老子。哭到自家，伤心起来，也真真的滴了几点眼泪。

日本兵官听得哭的不像样子，跑进房来。问其情由，却是一个哭娘，一个哭老子。以为他们两个是清朝大官，还有一二分像人，即在身上取出铅笔，写

了一个纸条，掷与徐承煜、启秀看道：

二公既遭大故，许各放回料理丧事。事毕仍来归禁，听候联军政府查办。

归禁，听候联军政府查办。徐承煜、启秀两人看了，忙即收泪叩谢，便叫下人备车回去。岂知两人出了洋兵营盘，并不走回家中，两人就在车里商议妥当，一直跑到贤良寺议和大臣李中堂那里哭求讲情。

李中堂见了，笑了一笑，便问道：“二公是朝廷大臣，受了这样大辱，打定什么主意没有？”徐、启同声回道：“只求中堂代为讲情，饶恕我两人一死。”李傅相又笑了一笑道：“二公暂且回家，听候我的消息罢了。”徐承煜、启秀二人叩谢辞出，各回家中殓殓父母。未及旬日，又被洋兵捉回，原地留禁。二人重复见面，说了一回家事，想想李中堂说的“听我消息”四字，大约是无妨碍，安心等着和议告成，放他们出去。

有天，前次放他二人的那位日本兵官，又走进房来，颜色不善，身上又拿出铅笔纸张，写了一条，递与二人。二人接了一看，是：

二公既出，即是绝好机会。堂堂亚洲大臣，岂竟一无人心，甘心丧失国体？

徐、启看罢，甚为惭愧。徐承煜借了日本兵官铅笔，答写道：

李鸿章已许救我二人，要我二人静候消息。

日本兵官接了一看，笑着学中国京话说道：“你等消息，你等消息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即走出房门，将房门锁好去了。

启秀看看不妙，即走到后面一间小房子，将自己戴孝的白腰带解下，锁在窗格上面，意图一个自尽。那知启秀身体肥重，竟将窗格坠断。徐承煜听得声响，见是如此，忙来解救。当对启秀说道：“你也太性急了，怎么要自己寻死？看你方面大耳，后福方长，为何不忍耐一时之辱，竟自去寻短见？”启秀不答，只是连声称是。

又过了好些日子。一日，又见前次那个日本兵官走进房来，打着中国官话说道：“李鸿章的消息到了，请你二位出去。”二人听见，不胜之喜。正是：

乱离情景原无主，生死关头勿启疑。

要知徐、启二人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蝶隐加评：

穷翰林出身，便是极势利、极热中的小人。穷翰林听者。徐桐恐贻后患，不肯提拔故旧门生，独知钟爱其子，岂知子即制其致命者！

想做开国元勋，岂仅徐桐、徐承煜两个？

徐相惟恐性命不保，卒至性命不保，反做出一篇丑历史。

徐相父子诘谀之词，绝妙一篇官场行述。

徐、启二人忽然念记父母，也是天良发现之时，也是遮饰之语。

李鸿章答徐、启二人之语，足见胸中自有主章。